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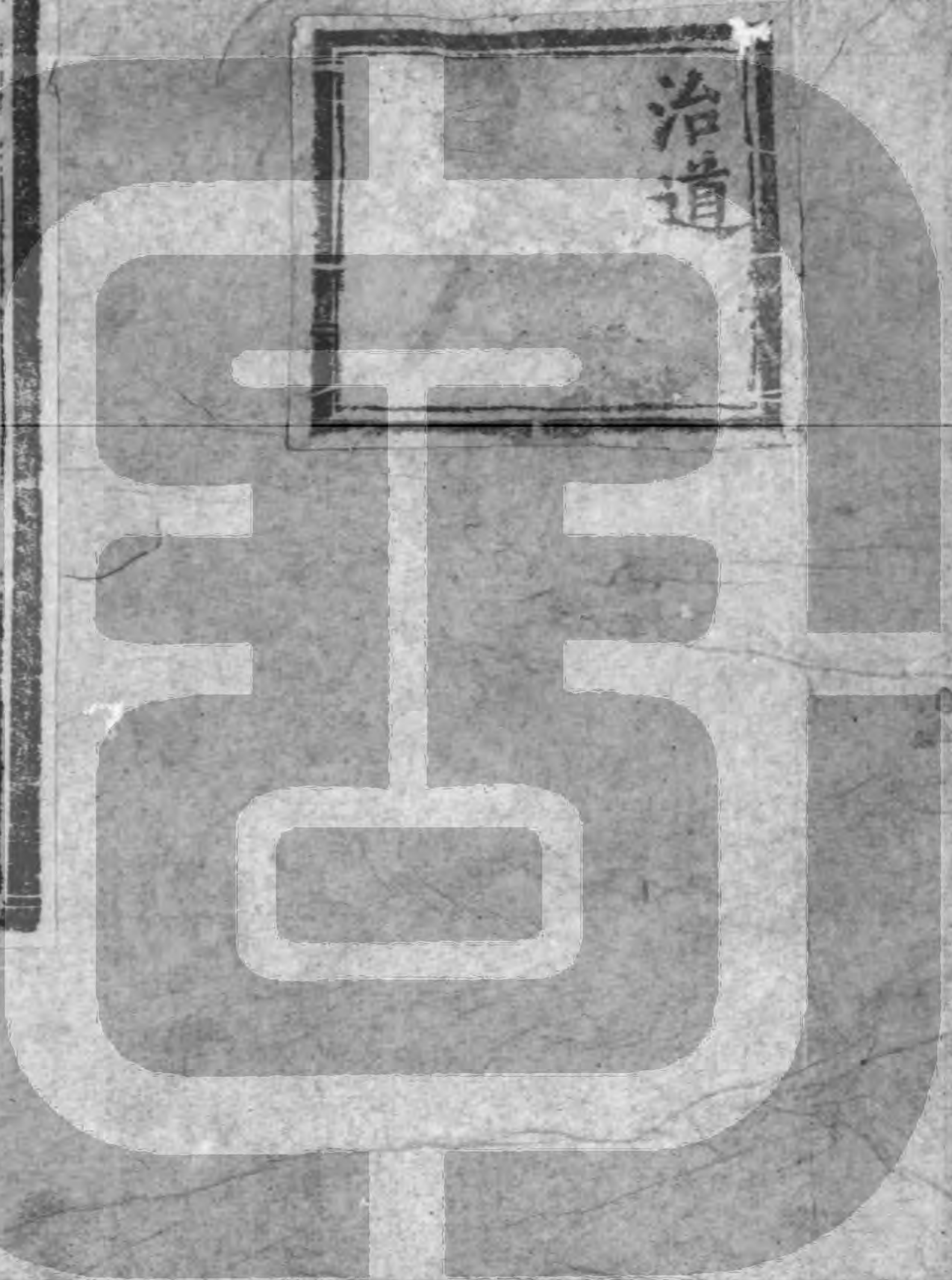
6244

:25

治道

歷代名臣奏議

卷五十二
之五十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五十一

治道

宋孝宗時。樞密院檢詳大字。兼檢正李椿上奏曰。臣竊謂國家天下大事有二。餘皆細務也。何謂大事。國之本與國之勢而已耳。何謂國之本。民是也。何謂國之勢。兵是也。民貴乎富庶。兵貴乎精彊。民富兵彊。則本立勢張。國家寧矣。今也未然。州縣之間。多方擾民。而致貧困。流為盜賊。所在之獄。充滿盜賊之發也。十不獲一。今以已獲之盜計之。不知未獲之盜幾何人也。江東西湖南北二廣。京西兩淮。州縣獄罕有無盜者。州縣以為常事。朝廷之上。無由悉知。故亦未以為憂。臣實憂之。仰惟陛下愛民如赤子。詔令數下。未嘗不以民為意也。而民因如此。未聞有實惠及民者。况陛下聽言不倦。豈遠近之臣未有以民困盜多為陛下言者耶。惟復有司以事不切已。姑且任之耶。臣又

甚憂之。江上諸軍素稱精勇。百戰之士。老且去矣。新募之軍未諳大敵。唯軍中子弟熟見父兄。雷十律最宜收剗。而以揀汰老疾。盡隨父兄離軍。又亦未免失所。重以難易大將。號令不一。軍士多貧。有飢寒之患。新人無藉。罕有自固之心。主將既不為久計。軍情觀望。何以歸服。上下既皆苟且。緩急何所恃以伏。此國家大計。臣又實憂之。臣願陛下委宰執大臣。講論富民彊兵之要。遴選監司守臣。省其科率。寬其徭役。凡所以有擾于民。無益於國者。悉蠲除之。仍下諸路監司守臣。各條具本路本州可以減省。官吏及可寬民力事件。會計一路一州。所省減財穀數。將下戶和種。以買及折科加耗之類。指數裁減。將減汰不釐務。官計其一任所請。頒給官田者。準給之。以寬州縣之力。今後應減汰人。更不離軍。庶幾州縣之間。可以支吾。不致橫賦使民漸有富庶之期。而免困窮之患。口不為盜。而國本立矣。至于選擇大將。皆陛下親擢。臣願陛下既知其可任。則久任之。既知其可委。則專委之。委之既專。則不致懷疑。而不盡心。任之既久。則不為苟且。而士卒馴服。如此。則得心腹之將。任陛下之事。其軍中應揀汰之人。有子弟家累者。雖應揀汰。減半請免。更不離軍。收其子弟充軍。不須拘以等仗。唯取事藝精彊。俾子父相親。得其死力。以備緩急之用。則兵彊可必。而國勢張矣。天下之事。無大於此二者。惟陛下留意焉。

皆陛下親擢。臣願陛下既知其可任。則久任之。既知其可委。則專委之。委之既專。則不致懷疑。而不盡心。任之既久。則不為苟且。而士卒馴服。如此。則得心腹之將。任陛下之事。其軍中應揀汰之人。有子弟家累者。雖應揀汰。減半請免。更不離軍。收其子弟充軍。不須拘以等仗。唯取事藝精彊。俾子父相親。得其死力。以備緩急之用。則兵彊可必。而國勢張矣。天下之事。無大於此二者。惟陛下留意焉。

椿為吏部侍郎。又奏曰。臣嘗謂易之為書。言君臣之義。深切著明者也。剛健者君之德。柔順者臣之道。剛柔陰陽。又以別君子小人之分也。凡九居五。六居二。謂之當。停剛柔之正也。而六十四卦。九居五六。居一者十六。六居五九。居二者十六。考其辭。則九居五六。居二者少利。六居五九。居二者多吉。何哉。蓋聖人之戒也。君德剛健。其用貴乎柔中。臣道柔順。其用貴乎剛中也。臣謹以臨遯二卦。明之臨剛。浸而

長。將泰之時也。先儒以謂臨民之義。上臨下也。九二之辭曰。咸臨吉。无不利。象曰。未順命也。順上之命。臣之義也。而未順命者。非不順命也。姑未耳。未者有所待也。臨者二陽之卦。咸者三陽之卦。得三陽下交。君子道長。則初應四。二應五。則成咸矣。苟不知此而及民。失臨之義。失泰之時。尚何吉无不利哉。唯六五柔中。不居其知而能用二之剛中而任之。不責其遷以順命。故曰。知臨大君之宜。言行中之謂也。故大象曰。君子以教思无容。保民无疆。此五能任二。不責其應。二能任責。不遷應五。志在咸感。唯保其民。所以無美之也。其或利民以奉上也。為辭而圖進用者。乃變也者也。豈識咸臨之義哉。遷小汲而長。將否之時也。象曰。小利正。浸而長也。不言柔。不與其長也。六二之辭曰。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固志也。蓋六二當位得君。志於固位者也。執如牛革。牢不可破。伏兌在下。言莫能盡。故居中而不

言中。居正而不言正。不言利吉无咎。唯此一爻。獨不言遷。聖人之意。可見矣。九五當位。所賴三剛為助。二陰尚微。正其志而不與其進。故曰。嘉遯正吉。以正志也。然則不免乎遯者。過時者也。君子小人之分。可不察哉。柔中剛中之戒。豈不切哉。仰惟陛下剛健中正。聰明神武。不居其知。虛己受人。深得知臨咸感之義。適當剛長將泰之運。臣愚慮內外之臣。或有志在咸臨而未即順命者。或有志在固位而莫之勝說者。臣願陛下悉以易察之。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將見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天下幸甚。伏乞睿照。

褚又奏曰。臣竊嘗謂國家天下。譬之一身。君為元首在上。臣為腹體在下。故有為腹心之臣。有股肱之臣。有為手足爪牙之臣。有耳目口舌之臣。如人之身。腹心思慮。股肱運動。手足舉行。爪牙呿嚙。口舌吐吞。耳目觀聽。共扶元首。十身康強。無適不可。苟或委視聽於手足。責

舉行於口舌。用吞吐於耳目。運思慮于股肱。其可乎。故聖人之易經。推八卦之象。則曰。乾為君。為首。坤為臣。為腹。六子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故曰。近取諸身也。體乾之君。任用臣子。各有攸當。如保一身。則盡善矣。自古人君興致太平。莫不用此道也。仰惟陛下聖學高明。洞照萬方。乾剛獨斷。躬攬百為。閱武修文。孜孜不倦。欽恤庶獄。愛養斯民。搜求實才。深厭虛文。恭儉勤誠。高出千古。宜乎國富兵彊。賢能在職。所謀皆遂。而每聞陛下有乏才之歎。治道未進。恢圖之志未遂。尚哉。蓋出令未詳。故數改易。用人輕易。故罕始終。命令數改。則人不信令。人無始終。則舉無成事。陛下深居九重。盡攬天下之務。百僚逸豫。仰成聖躬。惟勞於上。百臣觀望於下。號令一出。或未允衆議。則曰。出于上意。蓋命下。或未厭輿情。則曰。命由上出。大臣不敢執。後省不敢繼。臺諫不敢言。上下相徇。高爵厚祿。固

胃寵。俯為身謀。則得計矣。於國也。危之計。甚誰念之。可謂上下。失治道不進。職此之由也。臣愚竊陛下觀易經之旨。察取身之喻。使腹心股肱手足耳目口舌之臣。各盡其道。守其職。陛下體乾之剛健。委任臣子。責以成功。進忠良之士。斥諛佞之人。有功者賞。有罪者罰。持一定之論。為久長之計。如是而治道不進。績用弗成。臣不信也。小臣狂瞽之言。惟陛下裁擇。

椿除太平州。陛辭。又奏曰。臣日者入對。便殿。獲覲清光。伏蒙聖慈。以臣樸直難得。特賜玉音。獎諭。臣無任感恩戴德。榮幸激切之至。臣謹荷異知如此。糜捐不足以圖報萬分。今當遠去闕廷。不復再瞻天日之表。豈敢忘憂國之心。苟有所見。不以告君父。而合恨入地。是臣負陛下特達之知。不忠之甚矣。臣有管見。別具劄子。奏陳。伏望聖慈。特賜采覽。

一振紀綱 臣嘗聞元魏之時張彞之子仲瑀上書求殿前選格
排抑武人羽林虎賁相率直造張彞之第曳彞堂下極意捶辱
投之火中再宿而死時收亮強者八人斬之大赦以安之仍令
武官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高歡因此傾家貲以結客或問
其故曰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若此事可知也竊見近有揀
充軍頭司等子群集作鬧在都城內外公然毆打居民強取錢
物街市驚惶奔走駭亂雖送所司其統轄之司不聞行遣又聞
先是有軍人因與寺僧爭小兒遂群往毆擊破壞其寺亦不聞
畫法行遣軍政如此今降虜散居內外豈無高歡之徒生不逞
之心耶朝廷晏然不以為意臣實憂之臣聞太祖皇帝以川班
數百人陳訴乞援諸班給賜太祖皇帝悉誅之豈務多教誅其
不服之心耳蓋軍法不如是而立也且揀等子其來已久數十

人身充禁衛殿肆兇悖如此方且付之刑寺以議其罪僅加移
配而已人豈知畏是用姑息之政姑息莫可振紀綱耶今驕虜
尚彊大憚未報山陵未復盜賊未弭陛下焦勞以圖治道紀綱
如是何以副聖心臣願陛下責大臣留意于紀綱已往之事
固難追改而所轄之司不應置而不問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
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臣願陛下以
艱難圖治未可以一治忘憂天下幸甚

二嚴階級之法 臣伏觀太祖皇帝初立軍制階級之法高出前
古萬世不可易者也有司遵行固亦有年矣臣竊聞近來軍中
在上者務為姑息在下者往往凌慢階級之法漸成虛文臣嘗
詢訪頗得其由蓋緣遷者恣橫自號鋪土又曰鋪吐或受囑託
或干求兵將官稍不如意則撻摘細事遞相唱說以恐動之又

或不满。則撰造事端。密中有司。故軍中莫不畏之。以至兵將官不敢決罰軍兵。大將不敢治將佐。軍中不畏軍法。而畏鋪吐。豈立階級法之意耶。臣聞古者命將則曰。聞外之事。將軍制之。大將能制諸軍之命。故戰士畏主將。而不畏強敵者。有節制故也。今軍政如此。臣所以為國家憂之。臣願陛下出自宸斷。嚴階級之法。戢邏者之弊。使軍中紀律整肅。此實國之大事。望聖慮三臺諫風聞言事。臣竊見臺諫官許風聞言事者。蓋內外官吏至衆。四方萬里之事。至多。所以防壅蔽也。然則其言事於臺諫之官者。非有所怨憎。則必兇險之徒。既不敢公言之。故多錄事目以納臺諫。謂之短卷。其來久矣。故臺諫章疏。凡施行之間。則必曰。臣察上言不顯姓名者。亦庶幾無所顧忌。敢盡言而不隱也。然後四方之事。官吏之衆。悉無壅蔽。皆得上達。者惟許其風

聞故爾。然則持短卷而謁臺諫官者。決非忠厚之士。若悉斷絕。則亦無所聞矣。在聽其言者審之。得其實。然後上章。則無所失矣。近聞言事官以言事去職。其納短卷者。罪至徒配。足以革告訐之風。為監司帥守者。莫不稱快。而服陛下聖明。察見萬里之外。至于形於歌頌者。甚盛舉也。臣愚慮四方萬里。監司郡守。其間有貪婪害物。不卹國事。得以自恣。無所忌憚者。不得聞於上矣。有失國家置耳目官之本意。臣願陛下令臺諫官今後凡受告人。罪犯事目。言人重罪。如未見端的。且委官體究。俟得其實。然後奏彈。如出虛妄。則坐告人。如是。則既足以戢告訐。誑妄之人。亦使四方萬里官吏有所畏憚。不敢恣縱。如臣言可采。即乞別作聖旨。下有司施行。

四設險 臣嘗論六合東關等處為必守之計。有未盡事理。須至

再具奏聞。六合據滁河湍流之上。有瓦梁堰。若衆寡不敵。則塞
瓦梁口。真滁之間。悉為水滄。雖不戰而可保。事定之後。水淤田
疇。特有倍收之利。東關去巢縣不遠。臣面蒙聖諭。巢縣已築城。
臣竊見巢縣在水之北。敬亭山路至險。易為守把。虜人決不敢
取路。若取南路平行之地。則可徑至。然其地偏僻。非虜之所欲。
吳所以守東關者。東關透大路不遠。兩山隔水相對。水北之山
突兀一峯。使人守之。固難攻擊。吳又於水北關灣。澳與河相通。
可以容舟。中築堤岸以出兵。堤岸之西。又築一塢。此所謂濡渾
者。利則出戰。不利則閉塢。此吳之得策也。臣愚所見。謂宜東關
不可不措置。孫吳屯兵于無為而守東關。今若更增一軍在無
為。東以援東關。北以援舒城。尤為利便。臣願陛下密諭郭綱。選
擇統制官充采石水軍。就往措置。不必大張彰露也。

五論兩淮必守之地。臣嘗論兩淮有必可守而不可不守之地。
其六合東關巢湖。皆臣親曾經行相視。及考驗古今已然之事。
事理無疑。臣不敢以因求去。姑為藉手。冒晚聖聽。况今軍籍中
老舊。北人無幾。多是南方不經戰陣之人。若使平地與虜騎相
拒。難取必勝。萬一蹉跌。則兵盡頓挫矣。向張俊揚存中劉錡以
三大軍皆百戰之士。猶不敢於廬州以北見陣。各退軍至柘皋。
使虜人越東山口之險。方與之戰。虜人慮險阻在後。故敗而走。
諸軍有追至濠梁者。反為其所敗。蓋地勢之不同也。今諸軍雖
多南人。未習野戰。若使之在舟船之上。乃其所長。以我之所長。
當彼之所短。所謂立於不敗之地。可保萬全者也。臣願國家以
守為先務。恢復之舉。須有機會。圖之未晚。六合高郵東關。皆是
以水為固。又可以出保江上。伏望陛下毋忽臣言。特留聖慮。

六薦劉藩揚緝王蘭顏敏行。臣竊見前監察御史劉藩本貫冀州。事親至孝。居官有稱。嘗作繁難知縣。不勞而治。忠賢有守。決不負國。臣嘗入狀薦之於侍御史宋延祖。後聞延祖薦於陛下。擢在憲臺。未幾而以母憂去職。臣諒惟陛下必知其為人矣。今將服闋。伏望聖慈。下有司檢舉。收召。必能為國分憂。臣竊見新知永州揚緝。博學能文。蚤登科第。居官有守。所至著稱。屢繁難縣。及知軍壘。率皆稱治。民有去思。其為人明敏有斷。不畏強禦。永州小郡。未足以展所蘊。伏望陛下擢之要路。必有過人之績。臣竊見武學論王蘭。剛方自立。不隨流俗。有識有文。知時知義。有憂國之誠。無苟佞之態。生長淮甸。深識邊民之情。當今有用之實材也。願陛下擢之清要。必有可觀。臣竊見知橫州顏敏行。特家子也。曾為潭州攸縣。地極捕群寇。親臨矢石。以破賊。帥司

曹令管轄軍馬。頗有統御之才。頃因大臣論薦。遂蒙朝廷擢。路分兵官。近因廣西諸司辟置為郡。亦有治稱。人材難得。今邊守瘡痍之地。誠為可惜。使之統軍。或為北邊之郡。乃稱其材。臣伏望陛下特賜錄用。必能稱職。

唐仲友上奏曰。臣聞人主之道。清源止本。而不從事於末流。是以操彌約。而所事彌大。所治彌近。而所及彌遠。臣嘗質諸經訓。深探治道之原本。竊以為成治切在善風俗。善風俗在行直道。行直道在去私心。箕子之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言私心去而直道行也。繼之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迓天子之光。言直道建而風俗善也。終之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言

風俗善而治功成也。蓋私欲公議。在方寸間。如衡之首尾。其重則其輕。如田之苗莠。彼消則此長。好惡一出於作。偏黨反側。一萌於中。大擇差於毫釐。而天下之從風而靡者。已不勝其衆。治道亦從而墜。深可畏哉。臣仰惟陛下紹累聖之休緒。纂太上之丕業。宸心孜孜。夙夜勵精。以求治功之成。蓋無所不用其至。是宜中外丕應。以承休德。然而十年于此。僅克小康。而未能卓然遠追隆古之盛。臣嘗推原其故。則搢紳之列。奉法循理者雖衆。而誕謾苟且之責。尚煩於司敗。里閭之間。利仁樂義者豈無。而姦宄詐偽之罪。日干於刑書。未見聖人在上。而風俗之難善。如今日者也。明詔屢下。豈不丁寧懇切。而美意未孚。臣竊惑之。意者直道之有未盡行歟。且大公至正之道。人心同然。不為智有而愚亡。亦非昔多而今。豈直道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哉。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言民無淳薄。道有興廢。

人君亦當求諸己而已。臣觀自古直道之行。本於正心誠意之間。顯於舉賢放佞之際。故益之戒。舜先以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繼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之告湯。先以不遜聲色。不殖貨利。繼以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此古之賢臣所諄諄於聖君而聖君不以既知既能而滿假怠忽者也。陛下勤勞萬幾。清靜寡欲。正心誠意之道。固所躬行。剛明采斷。綜覈名實。舉賢放佞之道。亦所洞曉。然區區微臣。猶欲以古人之望其君者事陛下。惟聖意察臣愚忠。少加淵慮。防私欲如禦寇仇。存公道如護元氣。內而察諸存心之初。勿使一毫或出於嗜好之私。而非先王之法度。外而察諸用人之際。勿使一職獨出於左右之譽。而拂天下之公議。儻有則斷而去之。既去則敬而守之。此心既存。此誠既著。直道猶有不如三代之隆。臣不信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惟陛下合之。

仲友又奏曰。臣仰惟陛下紹太上興復之基。念中原陷溺之苦。憂勤宵旰。于茲十年。聖意未嘗一日不在於恢復也。荷付託之重。既不可畏憚而自怠。圖艱難之業。又不可果敢而欲速。然則建一定之規。收萬全之效。在陛下先審其本末而已。曷謂本治安是也。曷謂末富強是也。安者必富。富而不安。其富易貧。治者必彊。彊而不治。其彊易弱。此本末之所由分。人君之用心。不可以不審也。用心於其本。則所進者皆道德仁義之士。所行者皆保民治國之術。其初若無可喜之迹。其終乃有不可勝計之功。用心於其末。則所任者皆權謀功利之臣。所謀者皆攻戰聚斂之事。其初似有目前之利。其終乃有不可勝救之弊。自古人君以此二端而有成敗安危治亂榮辱之異。其迹皆可考。臣不暇縷數。請以唐之三君為陛下略言之。明皇開元之際。幾致太平。末年乃有天寶之亂。德宗建中之初。有貞觀之風。未幾而有

天之^聖憲宗十餘年間。唐之威令幾於復振。而亦不克其終。彼皆一君之力。而治忽若此相反。非其材智之殊。特以用心之異爾。方明皇之勵精政事。德宗之罷選貢獻。憲宗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是三君之心在於治安。則有姚崇宋璟楊綰崔祐甫杜黃裳李絳之傳。相與謀謨。所言所行。無非納忠直。遠讒佞。修己任賢。節用愛人之事。是以三君進其德。天下蒙其澤。中興之業。所由以成。及明皇侈心一動。德宗連年用師。憲宗欲積財以復河湟隴右。是三君之心在於富彊。則有李林甫楊國忠盧杞趙贊皇甫鐔程異之徒。相與迎合。所言所行。無非闕一地。充府庫。剝下附上。勸民怨眾之事。是以三君受其欺。天下被其毒。已成之功。所由以壞。載在信史。最前事之可為鑒戒者也。陛下天資高明。灼知此理。臣言固已為贅。然臣猶有私憂。通計者竊觀比年以來。朝廷之用人。先才力而後學術。郡邑之布政。急催科

而緩撫字。駸駸乎戰國秦漢之風。而於三代之遺意。祖宗之家法。若不能無異者。此臣所以不能自己於言也。臣愚無知。竊惟中興大業。可以道勝。非可以智求。可以德致。非可以力取。伏望陛下遠師三代之計。使德澤流洽。政教脩明。下慰人心。上當天意。然後總帥天下之賢俊。以舉順應之師。臣見其摧枯拉朽之易。爾未然。臣恐功利之說。得以熒惑聖聽。小人藉此而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則中興之期。豈非臣所敢知也。臣愚不識大體。惟陛下裁教。

仲友又奏曰。臣聞崇儒納諫。人主之大利。而小人之所喜不利也。自古聞以不用儒削。未聞以用儒亂。聞以不聽諫亡。未聞以聽諫危。蓋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莫若儒。明是非。辨邪正。察乎幾微。而消於未然。莫若諫。用諫行。則國家之根本強固。人主之

目聰明。彼小人方無所容。而何利於此哉。故必扇為邪說。以上惑主聽。下沮清議。儒者固無非之可指。諫者固無罪之可名也。然儒者必談王道。其論似迂闊。諫者必進苦言。其迹似矯激。小人欲塗人主之聰明。廢國家之根本。未有不以此藉口者也。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而况迂闊矯激之說乎。臣仰惟陛下降意儒術。虛懷諫諍。前古帝王。蓋未有先之者。一時士大夫亦宜知以儒雅忠謹為先。然臣復至鞏轂。已幾二年。每聆搢紳之論。咸曰。毋談王道。時將以汝為迂闊。毋進苦言。時將以汝為矯激。臣始聞而駭之。以為聖明之時。安得斯言。至士大夫之間。安知不有真儒忠諫。聞此而退藏。非朝廷之福也。然以臣所親聞質之。則二說決不出於陛下之聖意。臣之先臣某仕宦三十年。不離校官。晚蒙陛下擢實風憲。不愛軀命。空臆盡言。正世俗所謂迂闊矯激者也。然而每一進見。必

蒙陛下溫言俯接。烏臺章奏十可其九。最後論疏。雖未即行。不踰數月。亦已追用。此先臣所以抱病危懼。猶惓惓於效忠也。然則今日縉紳之議。其不出於陛下之聖意必矣。然而邪說已熾。人心已搖。非如臣輩世受國恩。不能無疑。陛下欲決天下之疑。使真儒忠諫。不憚於進。是非歸。令刑罰之所能及。亦修其在我而已。臣愚無識。竊觀比年經筵之講讀。頗稀。臺諫之論列。罕用。妄意邪說之所自起。或由於此。伏望陛下。嚴御經筵。而精其選。優容臺諫。而聽其言。誠意既孚。群疑自判。使儒者。顛立於朝。諫者。不愛其死。實宗社之福。生靈之幸。豈惟微臣之幸。

仲友又奏曰。臣聞賢聖之言。垂訓萬世。遵之未有不成。違之未有不敗。召公之告武王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孔子之答子夏曰。毋見小利。則大事必成。此經傳之明訓。圖大業者。不可不知也。臣仰惟

陛下夙夜勤勞。思復祖宗之洪業。聖意固在於立事功也。然臣觀比年建議興事之臣。鮮為經久遠大之謀。易言輕舉。數為數改。尚多作無益而見小利者。是故發運無益於財而害民。屯田無益於食而害兵。見增租之小利。則根括沙田。見商賈之小利。則議變鹽法。此四者未覩一毫之利。而有不可勝言之害。其他若淮之鐵錢。處之銅冶。諸郡之甲冑。版曹之楮幣。徒作而無益。利小而害大者。又未易以悉數也。且當聖主有為之時。而有司救過不給。將何以共成大功。仰稱德意。臣嘗察之。其間託公營私。假塗求進者。誠多有矣。然亦豈無持區區之心。欲為國家興利者。蓋其所見止於小者近者。故不能權甚輕重。以務求其遠者大者耳。臣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故國家之益。莫大於益民。國家之利。莫大於利民。在易益以興利。其象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益民乃所以自益。利民乃所以自利也。漢武帝士馬彊盛。

窮遠遠討。蓋文景務在養民之餘力。宣帝推亡固存。單于慕義。蓋聖
帝與民休息之成效。今之議求益謀利而不本之於民。此所以害有
益而妨大事也。臣愚竊謂勸農治兵。具有成憲。生聚教訓。本無奇策。
陛下推至誠於上。有司奉成法於下。雖不多為紛更。日積月累。為益
甚大。若百姓滋殖。則無求不獲。無為不成。較之輕為數變。卒無所利。
得失甚明。惟陛下留神詳擇。天下幸甚。

薛季宣上奏曰。臣聞禮繁則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有虞之世。中外
之官二十有二人。兵刑共貫。樂教為一。帝舜無為而治。用此道也。臣
切恠近世治不及古。自朝廷至于郡縣。皇皇財用。弊弊焉。常患其不
給。百姓胥肌及髓。而日以益甚。雖有卓犖之士。遇有為之主。得時得
俸。其所施設。終無以救其萬分。詳求其故。則冗官冗兵二事實有以困
之也。九卿之設。古六官之任也。自漢政歸臺閣。則有尚書六部。唐明

皇始置內諸司使。百官用皆失職。至今官中。都者遂為養賢之地。設
官雖多。有職蓋寡。公移回復。祇為文具。百度為之隳廢。人士得以循
默。間者雖省員闕。而其官寺仍存。置吏之員。滯事之患。無異於前。諸
路帥臣。古州牧之官也。國朝以來。置轉運使副判官。有提點刑獄。有
提舉常平茶鹽。又有總領市舶。坑冶茶馬諸司。屯駐之軍。又別置都
統制。大抵牧伯之任。分為五六。而州之知通。縣之令佐。不相統臨。權
均勢敵。一彼一此。各行其意。民無適從。為害滋甚。臣之所謂冗官者
此也。廂軍之置。即唐分鎮之兵是也。周世宗及我太祖皇帝。增置禁
旅。則今之禁衛與諸州之禁兵是也。神宗皇帝立將兵之法。今之帥
藩。係將禁軍是也。太。上皇帝收諸將麾下。作三衙御前諸軍。今之大
軍是也。四者之外。復有弓手軍役兵卒。惟大軍可供戰伐之用。將兵
而下廢為皂隸之役。官吏占破蕪幾。則竄名廣破賣工私役者眾。適

足以為汚吏之資。游于之多。無法之久。干闌狂歌之事。因之而生。比雖少加簡閱。繩以軍政。人情玩習。猶無益也。臣之所謂冗兵者。此也。惟今法度之弊。臣所養者衆。通用者寡。則人才安能不混。兵刃安得不利。財賦安得不匱。而國欲安強得乎。夫事簡則易知。易知則易從。職任專。軍政修。則上皆任事之臣。下皆可。用之兵。濫吹者無所容。而政猶有未行。古無是道。陛下必欲仍今日之文弊。以圖天下治理。非臣所知。必欲政修而事舉。財豐而兵振。則非更絃易調不可也。夫事為之有道。則人不驚。而必辦。拂於人情。則取衆怒而無所成。願陛下處之何如。毋憚其難。而重改作也。伏願高聽遠覽。詢諸二三大臣。詳議而力行之。先武併省郡縣百官職員。而漢道中興。周世宗汰斥老弱。增壯禁卒。而王室始振。皆後事之師也。與其張無職之官。而素政。養無用之兵。而虛糜。

憲國人情不郵固當圖之况為之有道將不至此乎。惟陛下留神

擇。趙汝愚論左右潛窺聖意。密預政機。疏曰。臣仰惟陛下天縱生知聖德隆備。以奉天則致敬。以事親則致孝。以接下則有禮。以撫民則有恩。雖至尊至貴。而內不為聲色之奉。官館之華。外不為馳騁之娛。遊觀之樂。以至賞諫臣。以開忠謹之路。戒近臣。以盡獻納之規。發積歲以賑饑窮。捐內帑。以代租賦。凡古之賢君。所謂高世之行者。在陛下固已無備而並舉。上。行而優踐之矣。猗歟盛哉。夫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譬猶春種則秋獲。未有久行而不至者也。然而陛下行之。積二十年。何乃星輝失。行於古。水旱洊興於下。官吏媮薄。民用困窮。將帥非材。士以愁怨。忠臣志士。朝夕懷憂。夫豈陛下所以修諸身者。為有未至耶。特以所任。非其人。所錄非其道。深負陛下有為之志。此微

奏議卷之五十一

臣孤憤所激。所以不
下方養德潛藩之時。
艾之心。遠至即位之
古之期。謂可旦暮而
才。陸沉未用。故或取
未聞報德。祇有孤思。
陛下聖心於此。蓋不
之言。以分任為功。而
假陛下之威靈。為大
取與之爭。黠者結合
之權。而權實歸之矣。
得而盡知之也。夫人之
避眾怨。而思得一鳴於陛下之前也。臣竊惟陛下
孟目親秦檜專權之事。陛下博通今古。不無懲
初。首下求言之詔。收召故老。布在朝廷。亦惟優
致。卒之因循歲月。弗克有成。陛下又慮世有遺
諸任子或選自武臣。擢脫拘攣。推誠委任。然亦
陛下求材之道既周。而圖任之功莫遠。臣伏思
如其所託矣。於是將以無聽為美。而或來膚受
。啓多門之弊。遂至左右潛窺。聖意密預。政機
。假陛下之威靈。為大。一尺之輕重。故弱者依違而聽。命事有不可而莫
敢與之爭。黠者結合。以養交。口雖不言而實行其意。陛下雖能不做
之權。而權實歸之矣。此天下之事。所以流弊至此。雖聖明在上。亦不
得而盡知之也。夫人之工深居九重。蓋與群下相遠。雖云執權在已。猶

須取信於人。彼信之者是為腹心。聽之者便為耳目。初不在乎位之
高下。人之能否。凡聖意之所嚮。皆是權之所歸。彼大臣持祿養交。不
顧國家利害。固已不容誅責。若夫能使陛下之大臣甘心俯首。一至
于此者。安得不深懲而力救之也。臣愚伏願陛下上謹天戒。下順人
情。務解絃而更張。先清源而正本。庶幾真材獲用。宿弊頓除。威名至
和。導迎景貺。實宗社生靈之幸。

汝愚又論治效遲速。疏曰。臣伏見陛下踐祚之初。登用賢俊。容受直
言。講求治道。惟恐不及。天下之人。皆以為英主不世出。莫不延頸企
踵。以望太平。當是之時。陛下聖謨經遠。豈不謂內修政事。外復境土。
不數年間。可以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蓋不待知是之久也。今陛下宵
衣旰食。苦心勞思。十有五年。而治不加進。豈天下之事。終不可為歟。
將所由者。未得其道歟。何為力甚勤。而收功甚遠也。臣愚欲望陛下

萬機餘暇。夷考古先帝。所以致理之術。而深求其故。有不合者。益解而更張之。庶幾乎不遠復之義。不然。時難得而易失。臣誠深為明主惜也。惟陛下留神幸甚。

汝愚又乞與大臣建久安之策。疏曰。臣一介寒遠。陛下不以其愚不肖。俾承乏于州縣。服勤賤職。首尾五年。竭其養馬之智。最於民間。利病耳聞目覩。頗得其實。輒試陳其大要。惟明主擇焉。臣仰惟陛下恭儉本於天性。仁厚發於至誠。即位以來。無非以節用愛人為事。是宜下天上施。家給人足。仰承陛下憂勤之志。而比歲州縣事力。軍費財竭於上。民困於下。法令廢格。巧偽實繁。盜賊滋多。刑辟者衆。良由賦役繁重。風俗苟媮。官太冗而職務不修。兵雖多而法制不立。士無定志。民有幸心。委靡陵夷。可為深慮。臣謂當此之際。正宜君臣同體。內外一心。兼天下之謀。合天下之智。汲汲然皇皇然。如救焚拯溺。猶恐

不逮。而上下循然。處之恬然。積習成風。寢不自覺。尚賴聖德昭格。年穀屢豐。屈已和戎。境外無事。誠恐一旦疆場有變。不幸水旱繼興。如人病羸。豈任寒暑。臣每觀士大夫群居竊議。孰非憂國愛君。亦恐獻替之間。不無蔽欺之說。指陳彊富。疑誤聖明。誠不可不早辨也。伏望陛下念祖宗初業之艱難。顧子孫持守之不易。日與二三大臣思所以建久安之策。成億萬年不拔之基。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汝愚又論治體及蜀風俗。疏曰。臣今月初四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命臣將的實被火人戶數目。及已賑濟支過錢未開具聞奏。至十三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坐臣僚劄子奏。竊聞蜀帥欲撤百年之壘。以從一己之規模。民情易搖。當以靜治。好作為者。可得而恃哉。當以厚化也。善惡太明。則無所措矣。奉聖旨。命臣審度經久利害。及其改作。因依費用錢物。聞奏。臣已遵依聖訓。逐一開具奏聞。訖。伏念臣實稟

素輕識見尤陋。既無以鎮服浮議。又無以取信士友。招致物論。華於
臣身。臣惶懼震懾。罪當萬死。仰蒙陛下威德全宥。未忍即賜誅責。今
臣供具本末。臣感戴聖恩。尤極兢戰。臣自惟孤子一身。今遽在萬里
之外。不知議者為誰。用意安在。臣豈敢復辨論曲直。謹已別具劄子
陳乞。官觀差遣。外唯是今來臣寮所奏事理。其間有實關朝廷治體
者。臣世蒙恩厚。苟懷所見。瀆至冒昧。奏陳。臣伏觀自漢以來。固有以
清淨簡易。博厚寬博。雍容而致理者。然皆在兵革初定之後。蓋緣人
厭久亂。欲相安於無事。故明君賢相。亦因時而致化。如漢曹參之輔
惠帝。本朝真宗皇帝之用王旦是也。是時民俗醇厚。中外泰和。公卿
大夫。至口不言人過。還淳反樸。誠有遠古之風。可謂盛矣。然人情習
於寬縱。久則弛玩。至寶元慶曆間。夏人首亂。遼人乘之。相視而起。朝
廷一時憂懼倉猝。不知所為。於是簡拔忠良。更張庶政。開天章。給筆

札。以訪問天下之事。人主憂勤於上。群賢奔走於下。經營數年。卒以
重幣結好二虜。而後始定。乃若西晉之時。一衍之徒。不貴慈幼。風俗
相師。以清談廢務。則亂不旋踵矣。今國家自渡江以來。用吳蜀之力。
養兵數十萬。日朘月削。六十餘年。如木將凋。根本先病。如人既老。血
氣已衰。有志之士。懷憂竊歎。凡有為國家深謀遠計者。咸謂為今之
策。要當如管仲之治齊。勾踐之治吳。諸葛亮之治蜀。君臣合謀。小大
畢力。選賢任能。興滯補弊。使兵彊國富。截然成不拔之勢。然後進可
以復祖宗之境土。退猶不失太上中興之業也。今聖主焦勞。恭儉。常
恐不及。而士大夫風俗。日益媮敝。以循默為靜厚。以容悅為靖美。比
年以來。此風尤甚。今論者因事而言。又曰靜治。曰厚化。凡為此論議
者。亦已多矣。其心蓋欲日漸月漬。陰移陛下剛健有為之志。而成此
苟且偷安之俗。是皆群臣目前之利。而非國家長久之福。陛下於聽

言之際。誠不可以不深察也。昔崔寔作政論。仲長統稱之。以為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言曰。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若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以今觀之。事適相類。臣愚竊謂國家治道之隆替。風俗之美惡。所係在此。臣忝綴近臣。同國休戚。亦不得不因此而瀝陳悃悃也。况夫蜀之風俗。皆慕文華。而棄法令。喜議論而樂因循。稍違其情。易致譏謗。自來監司帥守。以去朝廷甚遠。恐有譏議。不能自明。往往日夕憂虞。務為容忍。姦賊不敢按治。法令不敢舉行。然猶謗譖橫生。斥逐相望。臣乃不自量力。輒欲奉行朝廷法令。稍裁制其末流。區區之誠。本無他意。但欲官吏稍知奉法循理。則遠民得以安業而已。今臣到任一年。凡所接吏。不過數人。而或者謂臣善惡太明。則無所措。此尤非臣之所喻也。昔周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作冊命曰。旌別淑慝。養厥完里。

彰善癉惡。立之風聲。齊威公問野人郭氏者。曷為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臣觀六經之訓。諸史所載。古今治亂之理。莫不以賞善罰惡為先務。未聞以為戒也。矧朝廷歲下戒否之命。付臣以剴舉之權。臣安得而不奉行哉。今蜀士大夫既不便於臣。而臣資稟慳直。前此又數以職事得罪權要。內外合勢。公肆中傷。微臣孤蹤。未知死所。夫孝莫孝於曾參。知莫知於其母。然未免於三至之疑。况臣之愚。身在絕遠。而謗者不知其幾至也。伏望聖慈。憐臣獨立無助。仇怨已多。察臣自此號令難行。無以安跡。除臣一在外。宮觀或江淮一小郡差遣。使後之治蜀者。不至以臣為戒。則猶蜀民之幸也。臣勢遠情迫。不得不以情實控告於君父之前。乞免以臣此章付外。實荷天地父母生全之賜。臣昧死。

汝愚又乞謹天戒順人情。圖久安之計。疏曰。臣仰惟國家稽古建法。

比隆三代累聖相繼取於民者有制故能上下熙洽風俗歸厚不幸中更變亂有司困於調度始有一時權宜之制然亦不謂因循積習逮至于今遂與常賦無二而有司並緣苛取之數乃復加多於前日也故陛下之赤子日朘月削垂五十年至是蓋不勝其弊矣加之近歲以來郡縣之間用度彌廣吏之取於民者益以無度遂致賦繁後重人去本業止聊之民剝掠盈道甚者十百羣聚盜弄兵於潢池尚賴陛下威靈遠加所向綏定然臣區區之愚竊謂民力困弊至此恐未可便謂既往之事皆微孽細類為不足慮而上下恬然遂忘後日之戒也臣比復傳聞江浙數郡已有水旱去處又乾象示異未楮輒轍天其或者仁愛陛下特使陛下益謹天戒俯順人情思與執政大臣深圖所以久安之計若謂國家駐蹕東南規摹略定頃俟平定之後復行寬大之澤者臣聞兵以民為本其本末先後之理固自有在若夫不量彼己之勢而務以勝人者蓋亦兵家之所甚忌也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夫功之成與否繫乎天而不可知至於創業垂統要使百世子孫為有可繼之道惟陛下留神幸甚

汝愚又乞凡事責成於有司疏曰臣聞天之所以為天也其勢高高在上不言而四時行焉無為而百物生焉彼天者初亦何心於其間哉是故生以春夏而生者不以春夏為恩教以秋冬而教者不以秋冬為怨蓋其一氣之運上下充滿自然之理其順如此仰惟陛下天錫仁智慨然思欲上齊堯舜早視百王故法天御極而不自以為高稽古立制而不自以為功猶孳孳然日與天下之士共圖治喪之業建宏遠之規利無久而不興害無小而除宗社幸甚生靈幸甚然臣聞之以道御權者君之體以勞任事者臣之分故君常尊於上而

臣照勳於下。此天下之大義也。近者道路所聞一二有司裁節之事。或言亦取決於九重。惟思有所不及。則怨亦將至矣。此微臣之所甚懼也。臣愚伏望陛下覽荀卿好要之說。鑒虞書叢勝之戒。凡事之所當為者。皆責成於群有司。而又備耳目之官。重封駁之任。俾謹修其職而告于上。陛下於是公聽並觀。操賞罰之大柄。以臨之。願何求而不得哉。然則所守甚要。所濟甚博。惟陛下裁擇。

汝愚又乞廣聖志。選群才。疏曰。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二十餘載。憂勤恭儉。常如一日。凡天下事之利病人之情偽。陛下蓋已飽聞而熟見之矣。是宜有所不為。為無不成。有所不謀。謀無不獲。仰稱陛下規恢之意。然而算計見效。邈未可期。論人才則偷惰而苟安。論風俗則委靡而不振。論兵將則懦怯而無勇。論民力則困弊而弗支。臣謂及今閒暇之時。君臣之間。朝思夕計。圖回講畫。猶恐弗及。而朝廷之上。

乃循循然務安於無事。陛下視今日天下。豈真無事者耶。臣竊謂為亮之治蜀也。開誠心。布公道。明賞罰。信號令。有功當錄者。雖跡必用。有罪宜誅者。雖親必戮。遂能以區區之蜀。制服彊魏。每一出師。則中原為之震恐。况我今日能兼有吳蜀之地。而其勢反困弱。不能奮振。如臣前所云者。其故何耶。臣又觀亮出師表。曰。官中府中。均為一體。終篇所載。尤諄復於君子小人之際。誠以古今出治之道。莫皆本諸此。陛下聰明仁聖。蓋所宜深留意者也。臣竊聞諸道路之言。或謂陛下頗懲前日群臣誕謾之說。比年不輕於舉動。所謀既多。不遂猶有怠於初志。夫不輕於舉動。善則善矣。若稍怠於初志。則何異於因噎而廢食也。陛下方恢復大業。安可使此聲。有聞於中外乎。臣愚伏願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太上中興之不易。內則益厲聖志。存卧薪嘗膽之心。外則精選群材。盡委任責成之道。自然不勞而功。無為

而治矣。

太常少卿杜範言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名譽已墜者實左右之譽以固寵。官遊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身遠者轉厚資金不用於反間而以探刺朝廷。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以致賞罰顛倒。威令慢廢。罪貶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援兵者召亂而肆掠。當重任者怙勢而奪攘。下至禁旅驕悍。雜制盟軍。群衆相剽劫。欲望陛下母以小恩廢大誨。母以私情撓公法。嚴制官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閭。禁約閭官。不使讒語得以售其姦。

應孟明為詳定一司敕令所。則定官輪對首論南北通好。疆場無虞。當選將練兵。常如大敵之在境。而可以一日忽乎。貪殘苛酷之吏未去。吾民得無不安其生者乎。賢士匿於下位。忠言壅於上聞。庶乃家正之門未盡開。而無聽之意未盡孚乎。君臣之間戒懼而不自恃。勤

勞而不自寧。進君子退小人。以民隱為憂。以邊陲為警。則政治自修。紀綱自張矣。

陳傅良對策曰。臣恭惟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博考漢唐已然之效。下問承學之臣。憮然有師古不自用之心。願臣淺陋。何以稱塞。抑臣聞自古建議之臣。赴功之臣。翊扶治道之臣。類竊嘆曰。不遇聖主。如遇

聖主。當不自用。則言無難行。事業無難就者。臣亦稽之漢唐。興王雖六七作。考論君德。鮮能全美。是以規模褊迫。而治效九近。陛下寬仁神武。對於三王之隆。身自紹。竟所以剪除文具。脫略邊幅。嘉與群臣。洗冗而破陋。以躋至治。以迓宏休。甚盛甚美。臣愚妄自臆度。陛下之聖。誠具二美。何謂二美。臣觀此年有大更張。有大施設。造命之初。慮不可奪。一旦事狀陳露。陛下頓悟立改。曾無留難。天下咸曰。陛下之無我。自昔所進。今不知其幾何人矣。其間蓋有遺詔。今負任使者。陛

下察見情偽一予一奪。動中公議。天下咸曰。陛下之知人。夫以無我之量。知人之明。於漢唐可俯視焉。而臣伏讀聖策曰。朕丕承大命。司牧兆人。寅畏嚴恭。懼德弗類。是以順考帝王之憲。鋪尋載審之傳。求其可師以濟于治。蓋方慙然。師古而不自用。如此。則臣所謂言無難行。事業無難就者。捨此時尚安頌耶。然而十有一年于茲。而治績未進于古。下情猶鬱。公論猶沮。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獨何歟。或者陛下之所以聖。亦所以累聖德。歟。不自用之心。雖能形之於言。未能克之於事歟。臣竊迹前事。曩者劉復發運。經營移屯。當時廷臣亦有疏其非是者。而陛下姑惟試之。於無狀。今謀者有譴將命者有譴矣。豈惟朝野誦九重之不吝。而朕英斷哉。雖陛下將自喜矣。苟惟自喜。是以為累。何者。有去故之喜。不若有圖新之憂。抑臣未知來者之歎。果有以異此乎否也。以臣忝之與言。揆之事情。其誕謾苟且。舉是類耳。陛下舍彼取此而不察。其適相類。臣恐後之悔今。亦猶今之悔昔。無乃以大有為之時。徒費而為改過之日月乎。夫以天子聖明。春秋鼎盛。何卿不立。今且一紀。空日彌長。歲復一歲。改過不給。可不為惜乎。漢元唐德。寵任羣佞。不移如山。選主如此。政復何恨。奈何以虛心大度。過不憚改。僅足以度越庸主。而竟無所施也。聽言之道。亦於誤者察之耳。假如曩者以好邊功。誤。繼今言邊功者。無遽聽可也。反而求之。愛根本可也。曩者以微近利。誤。繼今言近利者。無遽聽可也。反而求之。識大體可也。且陛下何不一思曩者誰為主。張是乎。時不再來。事且積廢。每試不效。曾未決捨。已乃數悔而頻改之。豈所以圖全耶。臣是以妄議陛下。雖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也。且陛下之所尊信。所寵任。其果以為皆忠實而無欺乎。深謀遠慮而無欺事乎。若果待之如此。臣知陛下必且舉國以授之矣。今乃不然。雖已尊信已

寵任。蓋至於論人論事之際。陛下類有執而不從。從而不可盡者。然則尚疑之歟。夫尚疑其人。則必既見其情。而猶待遇如故。委寄如故。何耶。豈非聖明之意。自謂吾能知之。吾能駕馭之。彼雖欲為欺。不可難欲害吾治。不可姑亦縱捨而弗問乎。以此自恃。所患滋大。何者。聰明所加。豈無限極。萬機之務。烏能徧知。陛下之所執拒。十不一二。而轉移侵竊於冥冥之中。殆不可勝數矣。夫未知猶可耳。既已知之。彼且求固。允所以自歸於君上者。惟有恭順耳。惟有伺候趨利耳。惟有養交借譽。以蓋前愆耳。陛下見其如此。因置弗慮。豈知面從者。皆所以為背違之地乎。苟無誠懇。豈足憑藉。今予之事。權假之歲月。足以遂其私矣。後曰。駕馭陰受其害。此臣所大惑也。大抵使貪使詐。惟爪牙之賤。復可也。股肱心膂。要酒忠良。用人之道。百王一法。不宜以洞見是非。易此弗守。臣是以妄議。陛下雖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也。夫

陛下之師古。豈不曰。吾將不自用也。然而陛下以無我之量。而累行自喜。以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如臣管窺陛下之所以師古。是誠不自用耶。抑名曰師古。而實自用也。臣伏讀聖策曰。惟七制之明。后。蓋三宗之顯王。固本培基。則有務德之君。振旅治兵。則有雄才之主。習聞其號。亦觀厥成。咸有所備。未臻于極。夫樂其號。而考其成。患其偏。而要其極。誠如所言。信陛下有師古之實矣。抑臣有疑焉。何也。臣伏讀聖策曰。若孝文之德。則罪不孥。官不女惜。露臺之費。除租稅之征。可謂仁矣。然而恬芒刃之純。釋斧斤之用。惟尚寬厚。其威不伸。朕以孝文之文也。而能厲之以武。不亦善乎。臣固知陛下慕文帝之寬。仁足以富民。而所闕者武功也。且陛下自度所以富民者。何如文帝耶。臣觀文帝以錢穀問丞相。而陳平不對。謂是有司事耳。非所以煩廟堂。由是漢之計。臣得以目盡。倉廩之吏。得以氏其子孫。臣不識今之

所謂冢宰制國用於左藏之外。別有南庫者何也。且其辭曰。經費一領於大農。而增羨弊餘之入南庫受之。其名顧不甚美乎。然而操制國之權。與司農孰為輕重。增羨者適有選擇。經賦辦否。則莫能黜陟也。厥今漕臣守臣。類多自營。觀此二塗。意將共鄉。是以比歲經賦日耗。而南庫之積日滋。大辰告匱。時捐數十萬緡以相補足。比及奏聞。慮有德色。且均之為國用耳。虛彼盈此。竟何謂耶。夫兵庫如昨。吏祿如昨。凡歲百須如昨。而大農甚匱。將安取此。陛下信以為版曹諸臣自齎以取辦乎。抑甘受闕額。擁虛數。坐使走絕。被誅譴乎。不能為此。必且為他諂巧以苟道歲月之責。是以上不加賦。而民生嗷嗷。夫暴征橫歛。出於朝廷。則群臣得以論列。細民得以赴愬。今也州縣之賦。一按故籍。無秋毫加益焉。而有司巧為幹旋。暗相資奉。旁緣科色。誅求錙銖。群臣欲論列之耶。細民欲赴愬之耶。而獨無彰彰之名。可以

指狀。所以至仁在上。惻隱至矣。而澤不下流。是可為寒心。夫文帝以司農理財。至於寡取。陛下以宰相理財。至於多取。臣故曰。陛下慕文帝之富民。而不由其道。所以評文帝者。誠善矣。而無益於治也。臣伏讀聖策曰。若孝武之切。則選明將計。不服。匈奴遠遁。百蠻鄉風。可謂盛矣。然而積屍暴骨。快心胡越。財賄耗而不贍。干戈因以日滋。朕以孝武之武也。而能本之以仁。不亦善乎。臣固知陛下慕孝武之雄才。足以強兵。而所不取者。薄於仁也。且陛下選將厲兵。亦嘗用武帝故事乎。臣觀武帝操縱將帥。最有繩尺。一旦乃以愛故。欲將貳師。夫以帝之威靈。寵一偏將。其誰敢議。而帝也。必故卜諸將。貳師最吉。然後行之。誠不欲以一女子之故。弛廢家法。抑絕廷議也。今天下之兵。不屬之三衙。與邊帥乎。或云。近者禁扈之除。專閭之寄。往往由徑。抑臣疏遠。未知信否。間亦得之防。夫走卒衙談巷議。以為諸將平時所

以侵剋廉錢。隱且伍籍質易稱貸以謀聚財。六抵將以結交媒進身耳。臣竊憤之。夫以陛下篤意戎事。妙選授鉞。雖大臣不得與可否。尚安有此。日夜思念。莫執其咎。或者左右朝夕積譽之漸。遊談之久。亦足以宿留宸聽。而密回天聽耶。惠生所忽。殆不易知。陛下習聞姓名。忽不以次用之。當是時。豈敢有誦言論薦者乎。蓋其於簡記之先。借助多矣。夫斷自宸衷。恩願歸下。賂入私室。怨在公家。凡有愛君之心。誰忍聞此。况夫將帥素輕士不素附。而欲望其立功靖邊。亦難乎。且武帝以私選將。猶不廢公。陛下以公用人。奈何不稽于宸。願得以容私耶。臣故曰。陛下慕孝武之強兵。誠得其所長矣。而擇將之理。未盡。臣未見其能強兵也。臣伏讀聖策曰。文者帝王之利器。武者文德之輔助也。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唐之太宗。實惟兼之。觀其內平禍亂。外除夷狄。安諸黎元。各有生業。史氏所以稱其功德。無

隆。由漢以來。未之有者也。臣又以知陛下小漢家之偏尚。而想貞觀之獨隆。陛下之志。豈不大。而學豈不博哉。然臣據漢鑒。今未能乘感而折衷諸唐。抑有四未諭焉。夫陛下以古問臣。臣不敢徒以古對。如陛下誠有慕於唐歟。臣請言今之所以異於唐者。願陛下審擇而更張焉。則豈惟如唐。將有隆於唐者。惟陛下所欲耳。太宗諫官入閣之制。非以求諫耶。而陛下不樂忤意之臣。此臣之所未諭者一也。太宗幕府學士之選。非以崇儒耶。而陛下有輕視儒生之名。此臣之所未諭者二也。太宗感魏徵之言。使群臣不存形迹。陛下乃以近名責臣下。此臣之所未諭者三也。太宗屈意讎臣。而不以秦府自衛。陛下乃以合黨疑外庭。此臣之所未諭者四也。臣非但以太宗望陛下者。安敢懷所未諭而不試陳于前。曩者議除發運議遣使。論思適臣一語不合。往往罷斥。甚或流竄。事亦少異矣。雖然。是尚有可讓者。曰。是

非官守言責也。日近除授而臺諫有所彈劾舍人不書黃。學士不草
詔。是不曰官守言責乎。蓋職分常事耳。而夜半一紙忽從中下。或出
或罷。曾不淹辰。而吏卒譏訶不容留輦轂下。夫震霆不及掩耳。古所
以待桀猾也。此皆陛下忠愛臣子。進退惟命。安用若此。忽忽惶惑。民
聽我。夫陛下有混一夷夏之志。而不能容一二齟齬之臣。將以垂宗
社無窮之休。而不能少屈須臾之聽。省闈臺垣。虛位幾月。臣竊怪此
何景。而見於不諱之時也。太宗獨不怒諫臣乎。宮中無髮之語。尚能
忍之。深知言路開塞。乃人主切身利害。彼紛紛以口舌爭者。果誰為
也。臣以為陛下誠慕太宗當自求諫始。腐儒空談。恣亂人聽。豈惟人
主厭此。雖稍知務書生。固自厭此。陛下不與共事。其誰念之。武然而
腐儒端不可用。而不可有輕視儒生之名。何也。非所以招徠其類也。
非所以令衆庶見也。脫有真儒亦其傳輩。或以取輕為憚。而一動

去來之心。陛下安能有之。夫燕昭之禮郭隗。其虛聲猶足以致士。馬
有聖人撫御天涵地育。而一旦有棄士之名哉。且自陛下臨御以來。
凡所謂陋儒。其被戮辱。常頓挫者。誰乎。蓋未之見。而遠方之士。風傳
料想。往往過當。或曰。經筵特虛器耳。科詔特故事耳。賜出身特未混
流品耳。無乃闕盛美矣乎。十八學士。豈盡全才。間亦無過區區章句
文墨淺事。而太宗無取。其蓄厥意不獨為緣飾也。臣以為陛下誠慕
太宗。當日崇儒始。夫好名之士。迹似而心不同。如其浮躁剛愎。掠美
于已。而歸過于君。誠不足顧惜也。以臣泛觀人才。無慮數等。蓋亦有
介直而無隱諛。易而寡庸。其漏言似掠美。其憤懣似歸過者。其喜
心至拳拳也。至不自為計也。若以好名。舉視。無乃非所以全愛之乎。
且陛下亦知其所以失者乎。其器度不容其所養。未厚焉耳。夫惟容
小所以見大。納污所以成深。人主固當有遠過天下之量也。儻亦以

不推遜為諱。不彌縫為嫌。不裁片示天下。狃耶。正使不然。而以聖德洪深。責備臣子。稍稍矜露。亦恐凡伯在位。俱不足以望清光。佐下風矣。陛下將誰與共理乎。臣以為陛下誠慕太宗。惟無以近名責臣下可也。獨不觀魏徵請以諫。著不付史官乎。脫欲爭名。將以焚章為賢矣。什碑之讒。乃晚節一恨。又何足法。臣竊考自昔黨議。多興於下。何者。與人臣相傾之私。而非君上之類也。蓋黨成。則大官重權利歸於己。誅戮斬殺。怨在一人。而禍歸。社稷若其不成。又將沉淳苟免耳。由此觀之。黨議成否。一無仰於上者。此太宗所以中持衡焉。無所偏倚。以銷伏其說。而和平其心。臣愚不識近日詔令。何為而合黨之言。累累發也。以臣觀今群臣。大抵外同內異。惟身是計。惟家是計。何暇相黨。假如議一大政。雖一大臣。甲繞譴訶乙。且退縮。其餘立而觀之耳。甚者反是而迎合耳。陛下何不審觀。比年亦有諫一事。而連章不置。如曩

時。彥議新法事乎。亦有用一人。而更數手。不奉詔。如曩時。李定入。不敏求。李大臨。蘇頌之徒乎。亦有逐一人。而同列乞與俱貶。如曩時。范仲淹。尹洙。余靖之徒乎。正患人臣不同心耳。而陛下方以為黨。以人臣私議於國。何利而可倡於君上哉。臣以為陛下誠慕太宗。惟無以合黨疑外廷可也。牛李之禍。唐之所以亡也。豈太宗家法乎。臣伏讀聖策曰。瞻言清風。竊所嚮慕。伊欲規其能。事鼓其成績。何修何能。而外戶不閉。行旅不齎。何取何營。而斷獄無刑。措米斗直。三錢賦家。給人足。厥道何由。仁義功利。四者之宜。當安所施。臣以為太宗。集事成績。略盡君道。不越數端。陛下所以修飾者。若去其不如太宗。而就其如太宗者。捨是將有所營取焉。非臣之所敢知也。且陛下試思臣之所未諭者。其與太宗異。果何由歟。豈非恃天資之高明。謂天下可獨運而專斷歟。昔貞觀之初。蓋有以獨運之說。惑太宗者矣。而太宗

卒莫之聽。是以後功利先仁義。而收家給人足之效。陛下欲比迹而
而願操其所不用之術。臣竊為陛下惜之。方今下情猶鬱。公論猶涸。
士大夫猶有懷不敢吐。而陛下且願躬周行。類不適用。慨嘆當世
殆無其人。苟非忤旨而去。則曰是腐儒耳。則曰是好名耳。則曰是黨
耳。然則陛下臨事。腹心將安寄乎。於是乎始有棄文尚武。親內疎外
之心。臣豈不知陛下固非好違經常。率意改圖。而徒犯不韙之議哉。
誠以一時聞望之士。歷試而甚。言具。十年以來。凡許國者。皆不踐言
也。大劫未烹。萬緒闕然。展轉周回。莫適與濟。是獨非人。臣負陛下至
此。我雖然。意有所偏。則事有名禍。詩不云乎。無田甫田。惟秀駘駘。
思遠人。勞心忉忉。臣竊憂陛下之他有所求。將以獨運專斷。而去
俞遠。徒以勞心也。且陛下之所以右武。臣未知何以也。竊聆記制。尚
下拜之禮。并雜塗之序。夫操馭英雄。亦願西略。何如耳。安用此瑣瑣

為耶。是固其細者也。彼閭閻賔贊之臣。肺腑之感。強名曰武。特服飾
類焉耳。彼實安能。而陛下沉繹容與。累年之久而再昇之福。莞之地
豈惟搢紳煩言。常布衰氣。下至於老兵悍卒。亦籍籍後議。有侮視不
平之心。方當大有為之時。而但曰不必右武。誠迂闊矣。若陛下但以
名取。苟服飾爵號。僅與文士異。輒取而寵之。一日僚之上。罷亦不失旄
鉞。居不足與謀也。出不足與戰也。無乃似武。而卒非乎。夫以似武而
非之人。躡慶民上。而曰以作士氣。以起戎功。臣恐其去腐儒無幾也。
陛下何不因群情之共違。而察一意之所獨嚮乎。且陛下清心寡欲。
不翫細娛。彼侍御僕從之臣。凡所以承間而取憐者。一無惑焉。則陛
下豈偏厚內廷者哉。或者徒以好事遠略。好祭臣下。好興利除害之
心。動乎其中。而或為容悅者所中耶。何者。欲擊射之便。則不可與外
廷共習。欲探伺之密。則不可與外廷共議。欲用嘗試之說。則不可與

外廷共施行。勢非此曹安用手。夫陛下用之。纔不過此耳。而影響氣焰足以傾人。不惟容姦殆且生患。比年群臣或以言斥。或以事斥者相繼也。獨侍御僕從未有聞焉。豈在位皆浮偽而彼獨無所欺耶。其地密通其彌縫之計精也。陛下手撓指顧。彼因而趨之矣。陛下嗟氣嘆。彼從而和之矣。若是而不能幸免。將誰幸免耶。外議因是謂果親之也。患且必至。陛下何不因群情之所共違而察一意之所嚮乎。陛下聖策之末。丁寧於臣曰。子大夫習先聖之術。通當世之務。合志度義。其知之矣。其明以啓告朕。悉心正論。無枉執事。朕將親覽焉。臣誠淺陋。無所稱塞。區區之愚。獨以為陛下有師古不自用之心。而願至於獨運專斷。任一意之所獨嚮。忽群情之所共違。是以下情猶鬱。公論猶沮。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故於卒篇申獻焉。而不復他云。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臣不勝拳拳。

傳良知桂陽軍。擬奏事劄子曰。臣所謂養兵固難。而曾莫為國家任其事者。臣嘗思其故矣。非必皆群臣之罪也。執也。方今天下之勢。以陛下明聖。豈不灼見其偏歟。其在朝廷有官守者。不如文墨議論之寵。其在四方有民杜者。不如監臨案察之專。豈非一日之積也。往者給諫館閣。與省府之官位望相等。而不歷省府。往往不至執政。夫是以清議行而有司無失職。儒雅進而能吏有以自見。而朝廷之勢適平。自主判廢而職掌分。更迭之法改而流品別。由今臺省視六曹長貳。自為清濁。况他有司乎。臣故曰。有官守者不如文墨議論之寵也。往者帥漕望郡。事力不分。而將相大臣多領藩服。夫是以財歸公上。而邊郡未嘗不實。耳目在監司。而守將得立功於繩墨之外。而中外之勢適平。自以兵係將歸之提刑。常平茶鹽歸之提舉。大軍之餉歸之總領。至今帥臣徒擁空名。威望風采。不逮監司。遠甚况支郡乎。臣

故曰。有民社者。不如監臨。按察之重也。推是二者。可以察見天下之勢。日趨於偏矣。是故。煩言勝而事不待其成。糾禁苛而人不盡其力。今上自臺省。下至州邑。胥吏執其政。長官不能誰何。大者三衙。小者鎮寨。卒伍失色。則主將屏氣。甚者匹夫單人。動搖在位。管攝之下。持其長。是今日之勢也。是以不事事者常無咎。而坐觀成敗之俗成。臣故曰。非群臣之罪也。勢也。且以綿地數百州之廣。外有夷狄之難。內有盜賊之患。而執事者皆取其位。曾無一人根柢深厚。可以託重。雖有許國之人。欲展布而無繇。陛下念此。可長恃乎。自古事變不於暇豫圖之。則俄而至。於倉卒。不與忠愛臣子共之。則或不得已付之。一切之人。倉卒不知暇豫。一切之人。孰與忠愛。利害甚相遠絕也。而每患不果。易曰。黃帝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伏惟念堯舜遭變之難。鑒藝祖造邦之意。推黃帝堯舜宜民之術。以正

人心。以揀天下之勢。則宗社幸甚。蒼生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五十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五十三

治道

宋孝宗時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上奏曰臣恭惟太上皇帝再造區夏
受命中興憂勤恭儉二十六年春秋未高方內無事乃深惟天下國
家之至計一旦而舉四海之廣天位之尊斷自宸衷傳之聖子皇帝
陛下恭承慈訓應期御歷爰初踐祚曾未幾何而設施注措之間所
以大慰斯民之望者新而又新曾靡虛日身親講學固已宏遠矣然猶
且謙冲退託不以聖智自居首下明詔以求直言此充足以見帝王
之高致知為治之先務也天下幸甚臣竊伏草茅深自惟念天下之
大才為無人忠言嘉謨崇論弘議計已日陳於陛下之前尚恐不足
仰望清光無以少備採擇况臣之愚雖欲效其區區豈能有補於萬
分之一哉又惟即位求言累聖相承以為故事則未知今日陛下之

書姑以備故事而已耶。抑真欲博盡群言以冀萬一之助也。臣誠愚昧。不知所出。然愛君尊主。出於犬馬之誠。有不能自己者。故昧死言之。惟陛下留聽。臣伏讀詔書有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關遺。斯民有戚休。四海有利病。並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者。臣竊以陛下潛德宮府。幾三十年。不遜聲色。不殖貨利。無一物之嗜好。於宴私無一事之過失。聞於中外。昧爽而朝。嚴恭寅畏。仁孝之德。孚於上下。所以大繫群生之仰望。濟發太上之深慈。以至於膺受付託。奄有萬方者。其必有以致之矣。然則聖躬之過失。臣未之聞也。今者臨御未幾。而延登故老。召用直臣。抑僥倖以正朝綱。雪寬憤以作士氣。貢奉之私。不輸於內帑。恭儉之德。日聞於四方。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行。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恨。然則朝政之闕遺。臣亦未之聞也。至於斯民之休戚。四海之利病。則有之矣。然臣屏伏閭閻。十有餘年。足跡未嘗及乎四方。其見聞所及之一二。內自隱憂。皆非今日所宜道於陛下之前者。不敢毛舉以溷聖聽。至若陰拱噤默。終不為陛下一言。則又非臣之所敢安也。臣聞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孟子之言亦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方今天命之眷。願方新。人心之漸。向方切。此亦陛下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為之會也。又况陛下聖德隆盛。天下之人傳誦道說。有年于茲。今者正位宸極。萬物咸覩。其心蓋皆以非常之事。非常之切。望於陛下。不但為守文之良主而已也。然而祖宗之境土未復。宗廟之讎耻未除。戎虜之姦譎不常。生民之困悴已極。方此之時。陛下所以汲汲有為。以副生靈之望者。當如何哉。然則今日之事。非獨陛下不可失之時。抑國家盛衰治亂之機。廟社安危榮辱之兆。亦皆決乎此矣。蓋陛下者我宋之盛主。而今日者陛下之盛時。於此而不副其望。

書姑以備故事而已耶。抑真欲博盡群言以冀萬一之助也。臣誠愚昧。不知所出。然愛君尊主。出於犬馬之誠。有不能自己者。故昧死言之。惟陛下留聽。臣伏讀詔書有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關遺。斯民有戚休。四海有利病。並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者。臣竊以陛下潛德宮府。幾三十年。不遜聲色。不殖貨利。無一物之嗜好。於宴私無一事之過失。聞於中外。昧爽而朝。嚴恭寅畏。仁孝之德。孚於上下。所以大繫群生之仰望。濟發太上之深慈。以至於膺受付託。奄有萬方者。其必有以致之矣。然則聖躬之過失。臣未之聞也。今者臨御未幾。而延登故老。召用直臣。抑僥倖以正朝綱。雪寬憤以作士氣。貢奉之私。不輸於內帑。恭儉之德。日聞於四方。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行。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恨。然則朝政之闕遺。臣亦未之聞也。至於斯民之休戚。四海之利病。則有之矣。然臣屏伏閭閻。十有餘年。足跡未嘗及乎四方。其見聞所及之一二。內自隱憂。皆非今日所宜道於陛下之前者。不敢毛舉以溷聖聽。至若陰拱噤默。終不為陛下一言。則又非臣之所敢安也。臣聞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孟子之言亦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方今天命之眷。願方新。人心之漸。向方切。此亦陛下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為之會也。又况陛下聖德隆盛。天下之人傳誦道說。有年于茲。今者正位宸極。萬物咸覩。其心蓋皆以非常之事。非常之切。望於陛下。不但為守文之良主而已也。然而祖宗之境土未復。宗廟之讎耻未除。戎虜之姦譎不常。生民之困悴已極。方此之時。陛下所以汲汲有為。以副生靈之望者。當如何哉。然則今日之事。非獨陛下不可失之時。抑國家盛衰治亂之機。廟社安危榮辱之兆。亦皆決乎此矣。蓋陛下者我宋之盛主。而今日者陛下之盛時。於此而不副其望。

焉。則祖宗之遺黎裔胄。不復有所歸心矣。可不懼哉。可不懼哉。臣愚死罪。竊以為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也。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也。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也。蓋學不講。則過失萌矣。計不定。則闕遺大矣。本不端。則末流之弊。不可勝言矣。臣請得為陛下詳言之。臣聞之堯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宜無事於學矣。而猶曰精。猶曰一。猶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資學以成之也。陛下聖德純茂。同符古聖。生而知之。臣所不得而窺也。然竊聞之道路。陛下飭德之初。親御簡策。衡石之程。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情性而已。比年以來。聖心獨詣。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踈遠傳聞。未知信否。然私獨以為若果如此。則非所以奉承天錫神聖之資。而濟

之堯舜之盛者也。蓋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學與學焉。而不主乎此。則內外本末。顛倒繆戾。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孝友恭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理。終亦無補乎天下之治亂矣。然則人君之學。與不學。所學之正與不正。在乎方寸之間。而天下國家之治不治。見乎彼者如此。其大所繫。豈淺哉。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類之謂也。蓋致知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於孔子集厥大成。然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為六經。以示後世之為天下

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謂大學篇者是也。故承議郎程顥與其弟宗政殿說書顧近世大儒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學皆以為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誠至論也。臣愚伏願陛下捐去舊習無用浮華之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說之說。少留聖意於此遺經。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充擴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後知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而獨得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矣。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迹。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以陛下之明聖而所以浚其源。輔其志者如此其備。則其所至豈臣愚昧所能量哉。然臣非知道者。凡此所陳。特其所聞於師友之梗槩端緒而已。陛下由是講學而自得之。則必有非臣之言所能及者。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

幸甚。臣又聞之。為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計。而今日之計不遇乎脩政事攘夷狄而已矣。非隱奧而難知也。然其計所以不特定者。以講和之說疑之也。夫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而或者猶為是說者。其意必曰。今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未有可以恢復中原之策。退未有可以備禦衝突之方。不若靡以虛禮。因其來聘。遣使報之。請復土疆。示之以弱。使之優游驕怠。未遑謀我。而我得以其間從容興補。而大為之備。萬一天意悔禍。或誘其衷。則我之所大欲者。將不用一士之命。而可以坐得。何憚而不為哉。臣竊以為知義理之不可為矣。而猶為之者。必以有利而無害故也。而以臣策之。所謂講和者。有百害無一利。何苦而必為之。夫復讎討賊。自彊為善之說。見於經者。不啻詳矣。陛下聰明稽古。固不待臣一二言之。請姑陳其利害。而陛下擇焉。夫議者所謂本根未固。形勢未

成進不能攻。退不能守。何為而然哉。正以有講和之說故也。此說不
罷。則天下之事無一可成之理。何哉。進無生死一決之計。而退有遷
延可已之資。則人之情雖欲勉強自力於進。為而其氣固已渙然。難
沮而莫之應矣。其守之也。必不堅。其發之也。必不勇。此非其志之本
然。氣為勢所分。志為氣所奪故也。故今日講和之說。不罷則陛下之
勵志必淺。大臣之任責必輕。將士之赴功必緩。官人百吏之奉承必
不能悉其心力。以聽上之所欲為。然則本根終欲何時而固。形勢終
欲何時而成。恢復又何時而可圖。守備又何時而可恃哉。其不可恃
明矣。若曰。以虛禮縻之。則彼雖仁義不足。而山狡有餘。誠有謀我之
心。則豈為區區之虛禮而驕。誠有無我之勢。則亦豈為區區之虛禮
而縻哉。若曰。示之以弱。則是披腹心。露情實。而示之以本然之弱。非
強而示之弱之謂也。適所以使之窺見我之底蘊。知我之無謀。而益

無忌憚耳。縱其不來。我恃此以自安。勢分無奪。日復一日。如前所
者。雖復曠日十年。亦將何計之可成哉。則是所以驕敵者。乃所以啓
敵而自驕。所以緩寇者。乃所以養寇而自緩。而虜計則善矣。而非吾
臣子所宜言也。且彼盜有中原。歲取金幣。據全盛之勢。以制和與不
和之權。少懦則以和要我。而我不敢動。力足則大舉深入。而我不及
支。蓋彼以從容制和。而其操術常行乎和之外。是以前伸舌端。而進
退皆得。而我方且仰首於人。以聽和與不和之命。謀國者惟恐失虜
人之驩。而不為久遠之計。進則失中原事機之會。退則沮忠臣義士
之心。蓋我以汲汲欲和。而志慮常陷乎和之中。是以致前重復。而進
退皆失。自宣和靖康以來。首尾三四十餘年。虜人專持此計。中吾腹心
決策制勝。縱橫前却。無不如其意者。而我墮其術中。曾不省悟。危國
亡師。如出一轍。去歲之事。人謂朝廷其知之矣。而解嚴未盡。虜使復

三。彼何憚於我而遽為若是。是又欲以前策得志於我而我猶不悟也。受而報之。信即未還而海州之圍已急矣。此其包藏反復。豈易可測。而議者猶欲以已試敗事之。除謀當之。其亦不思也。或至不請復土疆而冀其萬一之得。此又不思之大者。六土疆我之舊也。雖不幸淪沒。而豈可使彼仇讎之虜得以制其爭奪之權哉。願吾之德之力如何耳。我有以取之。則彼將不能有而自歸于我。我無以取之。則彼安肯舉吾力之所不能取者而與我哉。且彼能有之而我不能取。則我弱彼強。本較明矣。縱其與我。我亦豈能奪而有之。彼有大恩我有大費。而所得者未必堅也。向者燕雲三京之事。可以監矣。是豈可不為之寒心也哉。假使萬有一而出於必不然之計。彼誠不我欺。而我責其報。我必能自保。而永無他虞。則固善矣。然以堂堂大宋。不能自力以復祖宗之土宇。顧乃乞丐於仇讎之虜。以爲國家。臣雖不肖。

竊爲陛下羞之。夫前日之遣使。一聘以是。一請以是。夫及陛下嗣位。天下之望曰庶幾乎而教書。一者方且禁切諸將。毋得進兵。申達使介。告諭纂承之意。繼脩和好之禮。亦若有意於和議之必成。而坐待土疆之自復者。遠近傳聞。頃之。臣愚不能識其何說。而竊嘆左右者用計之不詳也。古語有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虜以好來而兵不戢。我所以應之者。常不允。出於兩塗。而無一定之計。豈非所謂疑事也哉。以此號令使觀聽。莫不離心解體。是乃未攻而已。却未戰而已。敗也。欲以此成恢復之功。亦已難矣。然失之未遠。易以改圖。往者不可諫。而來者猶可追也。願陛下疇咨大臣。總覽群策。鑒失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合參以利害之實。罷然和議。追還使人。苟未渡淮。猶將可及。自是以。以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綱立屬。風俗使吾修政事。攘夷狄之外。才。恐無一毫可恃。以爲邊陲中已之費。

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遠近中外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必於復讎塔土。而無玩歲愒日之心。更相激勵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於是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黨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此不過少遲數年之久。而理得勢全。名正實利。其興講和。請地苟且。僥倖必不可成。之慮計亦可同年而語也。明矣。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至於四海之利病。臣則以為繫於斯民之戚休。斯民之戚休。臣則以為繫於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盡民之皆得其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陛下以為今日之監司。其弊律藉肆虐以病民者誰。則非宰執臺諫之親擢。負客乎。其既失勢者。陛下既接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矣。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願陛下無自而知之耳。然則某事之利。為民之休。某事之病。為民之戚。陛下

雖欲聞之。亦誰與奉承而致諸民哉。臣以為惟以正朝廷為先務。則其患可不日而自革。而陛下似亦有意乎此矣。蓋前日所號召數君子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所以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此者哉。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願陛下於其大者使之贊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者。使之居官任職。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布之列位。共圖天下之事。使疎而一。負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近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為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

無所不除。又何足以勞聖慮哉。苟惟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適增其擾者。有之。欲以興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紛紜叢脞。既非君道。所宜宣布奉行。徒為觀聽之美而已。則亦何補之有。况今旱蝗四起。民食將乏。圖所以寬賦役。備賑贖。業流適銷盜賊之計。尤在於守令之得其人。而其本原之地。則又有在。願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蓋天下之事。至於今日。無一不弊。而不可以踴陳以獻言者之衆。則或已能略盡之矣。然求其所謂要道。先務而不可緩者。此三事是也。夫一師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習之於後。任賢所以修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伏惟陛下因此初政。而本止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為之會。於此三言。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則夫所謂不可踴陳之事。凡見於議者之言。而合乎義理之公。切於利害之

計者。自然循次及之。各得其所。若其不然。雖有求治之心。而致之不得其方。雖有慈治之方。而為之不得其序。一旦恭儉勞苦。憂勤過甚。有所不堪。而不見其効。則亦終於心。而無所成矣。豈天下之人。所以延頸俟踵。而望陛下之初心哉。至於此時。雖欲悔之。臣恐其倍勞聖慮。而成効不可期也。又况日蝗之災。環數千里。陛下始初清明。行詔未過。而天戒赫然。若此。其必有說矣。臣愚竊以為此乃天心仁愛陛下之厚。未待政過行止。而先致其警戒之意。以啓聖心。使盛德大美。始終純全。無可非間。如商中宗周宣王。因災異而修德。以致中興也。是宜於此三術。屢省之。亟圖之。以順民心。以答天意。以陛下之聖明。必將有以處此。愚臣所慮。獨患議者不深。惟其所以然之故。以為其間不免有所更張。或非太上皇帝之意者。陛下所不宜為。以嚆親志。臣竊以為誤矣。恭惟太上皇帝至公無私。合德天地。臨

御三紀艱難百為其用人造事皆因時循理以應事變未嘗膠於一定之說先後始末之不同如春夏秋冬夏之變相反以成歲功存神過化而無有毫髮私意凝滯於其間其所以能超然遠引展脫萬乘而不以為難者由是而已本其傳位陛下之志豈不以陛下必然緝熙帝學以繼跡堯禹乎豈不以陛下必能復繼啓土以增光祖宗乎豈不以陛下必能任賢脩政以惠康小民乎誠如是也則臣之所陳乃所以大奉太上詒謀燕翼之聖心而助成陛下尊親承志之聖孝也議者願欲守一時偶然之跡一二以循之以是為太上皇帝之本心則是以身物有形之粗而語天地變化之神也豈不誤哉且古者禋授之懿莫如堯舜之盛而舜承堯禪二十有八年之間其於禮樂刑政更張多矣其大者舉十六相皆堯之所未舉去四凶皆堯之所未去然而舜不以為嫌堯不以為罪天下之人不以為非載在虞書

子錄之以為大典乎萬世法而况臣之所陳非欲盡取太上皇帝為束紵更之也非貴其所賤賤其所貴而悉更置之也因革損益顧義理如何爾亦何不可而陛下何嫌之有哉願早圖之以幸天下毋疑於臣之計也若夫守之機形制之勢則臣未之學不敢妄有所陳然竊聞之上流智以物望素輕黜陟失宜故於已試下流戍兵直棄淮甸長江之險與雨共之斯乃古今之所共憂愚智之所同惑臣雖鄙闇亦竊疑之况今秋氣已高虜情叵測傳聞汹汹咸謂或當復有去歲之舉雖虛實未可知然是二者實強弱安危形勢所繫呼喻俯仰之間未足以喻其急也願陛下并留聖意臣不勝大願臣凡愚不學頃歲冒昧群試有司太上皇帝賜之末第獲四官祿既又親聽人言猥加收召適以去病留落不前今則血氣益衰精神益耗身居山田未知所以仰報上恩之日敢因明詔罄竭愚衷昧死獻書以聞

疎狂妄不識忌諱。行犯貴近。切劘事機。罪當為死。惟陛下哀憐財。而責其中。干冒天威。臣無任震懼。兢惶俯伏待罪之至。

熹權發遣南康軍。事上奏曰。臣伏觀三月九日陛下可議臣之奏。中敕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悉以上聞。無有所隱。臣以布衣。詔字蒙被聖恩。待罪偏壘。乃獲遭值仁聖。求言願治。不問踈遠。如此其數。不悉心竭慮。以塞詔旨。然臣嘗病獻言者。不惟天下國家之大體。而毛舉細故。以為忠聽言者。不察天下國家之至計。而扶植隱伏。以為明。是以獻言雖多。而實無所益於人之國。聽言雖廣。而實無以盡天下之美。臣誠不佞。然不敢專以淺意小言。仰奉明詔。惟陛下幸於其大者。垂聽而審行之。則天下幸甚。臣嘗謂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者。賦以為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董子所謂正心以

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蓋謂

此也。夫民之不可一恤。不待智者而後能知。亦不待明者然後能言

也。然欲知其憔悴窮乏之實。與其所以致此之由。則臣請以所領之

郡推之。然後以次及其所以施置之方焉。臣謹按南康為郡。土地

瘠薄。生物不暢。水旱乾淺。易得。人民稀少。歲賦農傷。固已為貧

國矣。而其賦稅偏重。比之他處。或相倍蓰。民間雖復盡力耕種。所收

之利。或不足以。賦賦。須至別作營求。乃可陪貼輸官。是以人無

固志。生無定業。不。蓋力農桑。以為子孫久遠之計。幸遇豐年。則賦

糶禾穀。以苟目前之安。一有水旱。則扶老携幼。流移四出。視其田廬

燕異。逆旅之舍。蓋山。郊而四望。則荒疇敗屋。在屢有之。故臣自到任

之初。即嘗具奏。乞。將星子一縣稅錢。特賜蠲減。又嘗具申。提點坑

冶司乞為敷奏。將。及稅所折木炭價錢。量減分數。其木炭錢已蒙聖

惠由賜閑允。獨減稅事。漕司相度方上版曹。若得更蒙聖恩。特依所請。則一方惟悴困窮之民。自此庶幾復有更生之望矣。然以臣計之。郡之接壤江饒等州。土田瘠薄。類此者非一郡一縣而已也。稅賦重。若如此者。非一料一色而已也。若不大為經理。添加隱恤。雖復時獲其間。少有縱舍。如以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恐亦未能大有所濟。而刑膚推隨之禍。必且愈深愈酷。而不可救。元氣日耗。根本日傷。一旦不幸而有方數千里之水旱。則其橫潰四出。將有不可如何者。未知陛下何以處此。此臣之所謂民之憔悴困窮而不可不恤者然也。而臣所謂省賦理軍者。請復為陛下言之。夫有田則有租。為日久矣。而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為苦者。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也。夫二稅之入。盡以供軍。則其間有常數。其時有常限。而又有貼納水脚轉輸之費。州縣皆不容有所寬緩而減免也。州縣既

無贏餘。以給官吏養軍兵。而朝廷發下雜軍。歸正等人。又無起措費。日增無所取辦。則不免創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且如納米收耗。則自七斗八斗。以至於一石再倍而未止也。課借官物。自一年二年。以至三年四年而未止也。此外又有月務移用。諸名額。拋賣乳香。科買軍器。寄招軍兵。行運鐵甲之屬。自版曹總所以至漕司。上下相承。遞相促迫。今日追索。官吏明日取勘。知通官吏。無從出。不過一切取之於民耳。蓋不知。若無以補舊欠。支目前贖。其一旦發覺。違法抵罪。而不及顧也。夫以罪及其身。而不暇恤。而暇於民之恤乎。以此觀之。則今日民負賦重。其所從來。亦可知矣。若不討理軍實。而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然國家處處東南。恢復之數未集。所以養兵而固圉者。常患其力之不足。則兵又未可以減。竊意惟有選將吏。裁兵籍。可以節軍實。開廣屯田。可以實軍餉。

習民兵。可以益邊備。誠能行此三者。而又時出禁錢以饋。庶幾其可寬也。今將帥之選舉。皆膏粱駿子。所使凡。對為能。苞苴結託為事。物望素輕。既不為軍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資以是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哀歎刻剝。經營實惠百種。搜羅以償債負。債負既足。則又別生希望。愈肆誅求。蓋上所以奉廉貴而求墜擢。下所以飾子女而快己私。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收。閱。訓習撫摩。凡軍中之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既已困於剝。苦於役使。而具有餘者。又不見優異。無能者。或反見親寵。怨怒鬱積。所伸訴。平時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至於軍中子彘。亦有素習弓馬。諳曉戰陣者。以皆不肯就本軍。投募而朝廷反為之分責州郡。枉費錢物。拖拽短小生疎。無用之人。以補軍額。凡此數端。本末巨細。無不北錯。而所謂四帥者。并欲飽滿。實研有甚於此。

可以束裝問塗。而望他軍之積以在。已資矣。故近歲以來。管軍臣。遷代之速。至有一歲而再易者。是則不惟軍中利病無由究知。况其浮食。日益猥衆。而此人之所盜竊破費。與夫送故迎新。首色支用。已不知其幾何矣。至於總餽輸之任者。亦皆負倚幽陰。交通賄賂。其所程督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若為供軍。而輦載以輸於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若乃屯田民兵二事。又特為誕設。小人竊取官職之資。而未聞其有絲毫尺寸可見之效。凡此數弊。天下之人。孰不知之。而任事之臣。略不敢一言以告陛下。惟務迫趨州縣。使之急。橫賦。戕伐邦本。而其所以欺陛下者。則曰如是而國可富。如是而兵可彊。陛下亦聞其說之可喜。而未究其實。往往誤加獎寵。身以事。是以比年以來。此輩類皆高官厚祿。悉滿氣得。而生民日益困。復聊賴。草茅有識之士。相與私議。竊嘆以為莫大之禍。必至之憂。

在朝夕。願獨陛下未之知耳。為今之計。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則必盡反前之所為。然後乃可冀也。蓋授將即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託之私。務求忠勇沈毅。實經行陣。曾立勞勩之人。則可以章輕授非才之弊。無苞苴直請託之私。則刻剝之風可革。將得其人。則軍士畏愛奮厲。蒐閱以時。而寬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得人而久其任。則上下相安。緩急可恃。而又可以省送迎之費。軍之出卒與凡北來歸正添差任滿之人。皆可歸之屯田。使之與民雜處。漸損其請給。其有材勇事藝之人。則計其品秩而多與之田。因以爲什伍之長。使教其人習於馳射擊刺行伍之法。罷去諸州招軍之令。而募諸軍子弟而驍勇者別授以田。使隸尺籍。大抵令與見行屯田民兵之法相為表裏。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其事。皆重權。久其事。任毋貪小利。毋急近功。使其果能漸省刑屯坐食之費。

稍損州郡供軍之數。然後議其課最增秩而因任之。如此十數年間。自然漸見功效。若其功效未能遽見之間。而欲亟圖所以紓州縣民間目前之急者。則顛深詔主計將輸之臣。且於見今椿積金穀綿絹數內。每歲量撥三二十萬。視州郡之貧乏者。其與免起上供官物三五分而代其輸。向後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戶既練。則上項量撥之數可以漸減。而州郡免起之數可以漸增。州縣事力既益寬舒。然後可以禁其苛歛。責以寬恤。歲課而時稽之。不惟去其加耗預借非法科敷之弊。又視其土之肥瘠。稅之輕重。而均之。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意。所在曠土亦當漸次有人。開墾布種。而公上之賦亦當自然登足。次第增羨。不俟程督迫促。而國真可富。兵真可強矣。此臣之所謂省賦治軍之說也。至於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則非臣職之所當及。然天下萬事之根本源流。有

在於是。雖欲避而不言。有不可得者。且臣頃於隆興初元。誤蒙詔對。蓋也。略陳其梗槩矣。今請昧死復為陛下畢其說焉。夫所謂網者。猶網之有網也。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網無網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網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網紀。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眾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網紀也。然而網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網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也。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縱更。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而不謹也。今天下

之事。如前所陳。亦可見矣。陛下欲恤民。則民生日蹙。欲理財。則財用日匱。欲治軍。則軍政日紊。欲恢復土宇。則未能比向。以取中原尺寸之土。欲報雪讎耻。則未能係單于之頸。而飲月氏之頭也。此其故何哉。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所與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也。此一二小人者。上則盡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謹言。而安於私勢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耆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實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相且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雖陛下所謂曰臣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者亦不過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略能驚遂其後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

敢明言以擣其囊橐某窟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
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
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綱紀而已
乃并與陛下所以立綱紀者而壞之使天下之忠臣賢士深憂永歎
不樂其生而貪利無耻敢於為惡之人四面紛然攘扶而起以求逞
其所欲然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脩土
宇何自而復而宗廟之讎耻又何時而可雪耶臣誠至愚未勝憤懣
因伏惟念自頃進對得竭狂瞽陛下不唯赦而不誅其後十八年間
兩蒙收召五被除擢雖臣愚暗自知無用於世又為疾病憂患之所
牽留不得祇拜恩命者然陛下之知臣不為不深憐臣不為不厚
願臣乃獨畏懦藏縮熟視天下之綱紀廢亂生靈困苦至於如此而
不能指生為陛下言之是陛下不負臣而臣負陛下也今日

幸值聖明開廣言路而臣官守適在可言之數於此而又不言則臣
之罪雖萬死不足以自贖是以敢冒言之伏惟陛下曲加容貸留神
省察奮發剛斷一正宸心片遠佞邪建立綱紀以幸四海困窮之民
則臣不勝大幸干冒斧鉞臣無任瞻天望聖戰栗俟命之至
熹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上奏曰臣猥以庸陋蒙被聖知
有年於此矣而兩歲以來恩稠疊有加於前願視輩流無與為比
其為感激之深固有言所不能諭者然竊惟念狂妄之言抵觸忌諱
雖蒙聽納不以為罪而伏候數月未見其有略施行者臣誠不自知
求所以堪陛下非常之思若而未知所出也以是慙懼久不自安不
意陛下又欲召而見之臣畏於此仰窺聖意元不識其果何謂也以
為欲聽其計策則言已陳而不可用以為欲加之恩意則寵既厚而
無以加二者之間未有所宜此臣之所以裝回前却懇扣辭避而不

能已也。然而陛下猶未之許。則臣又重思之。前日進對之時。口陳之說。迫於疾作。而猶有未盡焉者。蓋嘗請以封事上聞。而久未覲進。豈非陛下偶垂記憶。而欲卒聞之乎。抑其別有以乎。臣不得而知也。君父之命。至于再下。而為一臣子者。堅卧於家。則臣於此。實有所未盡者。其所深慮。獨恐進見之後。所言終不可用。而又徒竊誤寵。如前之為。則臣之辭受。將有所甚難愛。而終得罪者。是以輒因前請。而愚其所言。以獻。以為雖使得至陛下之前。所言不過如此。伏惟聖慈。幸賜觀省。若以其言為是。而次第行之。則臣之志。願千萬滿足。退伏巖穴。死無所憾。萬一聖意必欲其來。則臣亦不過求一望見清光。而後懇請以歸而已。若見其言果無可取。則是臣所學之陋。他無所有。政使冒進陛下。亦將何所用之。不若因其懇請。而許其歸休。猶足以兩有所全也。又况陛下之庭。侍從之列。方有造為飛語。以中害善。鳥唱為

橫議。以脅持上下。其巧謀陰計。又有甚於前日之不思而妄發者。陛下無為使臣輕犯其鋒。而復蹈已覆之轍也。蓋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蓋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雖於起居飲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證。深於醫者。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如盧扁華佗之輩。授以神丹妙劑。為之滌腸滌胃。以去病根。然後可以幸於安全。如其不然。則病日益深。而病者不覺。其可寒心。殆非俗醫常藥之所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輒引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意蓋為此。而其言有未盡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亦勝其衆。願其序有未及者。臣不暇言。且獨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深為陛下言之。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請昧死而悉陳之。惟陛下之留聽焉。臣之輒以陛下之心為天下

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實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下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臣謹按尚書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別者。何哉。蓋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

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喪。或精微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雖上智不能無人之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雖乎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乎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又接論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夫仁者。本心之全德也。已者。一身之私欲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蓋人心之全德。莫非天理之所為。蓋既有是身。則亦不能無人欲之私以害焉。故為仁者。必有以勝其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也。心德既全。則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其機則固在我而不在于人也。日

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此大舜孔子之言。而臣輒妄論其所以用力之方如此。伏乞聖照。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于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威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奉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指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問。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成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脩。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在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凜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餘風遺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臣竊見周禮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之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伏乞聖照。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

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此大舜孔子之言。而臣輒妄論其所以用力之方如此。伏乞聖照。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于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威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奉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指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問。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成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脩。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在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凜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餘風遺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臣竊見周禮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之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伏乞聖照。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

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效乎。官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不觀其內而占其外。則爵賞之遷。賂之流。問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脩之於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息遇過當。往者淵觀說汴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喜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况其有才適所以為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且如向來主管喪事。欽奉几筵之命。遠近傳聞。無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播于夷狄。傳於後世。且以陛下為何如主也。縱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諭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耶。刑餘小

不化人類。願乃熒惑。坐心虧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臣拱手觀。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况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臣下稍有知識。無不以此事為言者。既皆不蒙聽納。甚者至或抵罪。故自近年以來。無復有此言者。蓋知其振旅牢固。不可動搖。言之無益。徒取乖咎。以致所言他事。亦不見用。故置此事於度外。而姑論其以耳。不唯如此。亦以過失之萌。人所創見。故以為異而爭言之。及其既久。則習熟見聞。以為常事。而不足言。正如近年冬雷。秋雪。時時有之。人遂不以為異。然此豈可常之理哉。惟臣愚闇。不識時宜。故今日猶復論此人所諱言。而厭道之事。雖幸不蒙誅斥。而亦未見有所施行也。臣竊思之。必使陛下聽疎遠之言。而遂其平日深所愛幸之人。誠有所難能者。然此事利害既陳於前。而臣所深憂。又恐

其不可為後聖法也。伏惟陛下深為宗社子孫萬世之慮。忍而行之。天下幸甚。至其納財之塗。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前日亦嘗輒以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為誠當深察而痛懲之矣。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嘗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即便安。此曹無知何所忌憚。中外將帥其不為此者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臣竊聞之道路。自王莽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蓋莽與此人專為諸將交通內侍。納賂買官。得丞相意。風諭軍中等第。論薦以欺陛下。實將帥之牙儈也。今雖去之。而未正其罪。又聞向者鄂帥剋烈之事。亦是此人內外營謀。遂致罪人。一網而盡。言者被罪。中外至今為之不平。既而又有匿名揭榜。暴其過惡。亦被決配。此不惟行遣太速。足為聖政之累。而自此之後。遂無復亡人敢言

諸將之罪者。以小人握重兵。或在周虜肘腋之間。或在江湖千里之外。而中外無一人敢白其姦。此於國計深恐未便。前代之監。蓋亦非遠。伏乞陛下少留聖慮。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為軍士者。顧一力未嘗得一温飽。甚者採薪織屨。撥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以妻女盛塗澤。倚市門以求食也。怨詈謗讟。悖逆絕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為將帥者巧為名色。頭會箕歛。陰奪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厭。只八矣。然後時以薄少。說為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下。一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闈。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

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為也哉。據已分之所獨。而有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為皇天之所予。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克其大。而自為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勞。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臣竊聞太祖皇帝改曆天內。既成宮。御正殿。洞開重門。願謂侍臣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又皆

見之。臣竊謂太祖皇帝不為文字言語之學。而其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如合符節。此其所以肇造區夏。而垂裕無疆也。伏惟陛下遠稽前聖。而近以皇祖之訓為法。則一心克正。而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伏乞聖照。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強。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為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

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隣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為國心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蚤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一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繆。儉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貽燕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脩。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怨兵怨。國勢日卑。一旦猝有不虞。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臣昨來面奏。劄子內一節云。伏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為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為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為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為黨也。知其為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為。無不如志矣。今恐日久。元本不存。壽

此具奏。伏乞聖照。至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前日所謂數世之仁者。蓋已微發其端。而未敢索言之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傅傳者詳矣。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宜不待臣言而察。然臣嘗竊恠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踈略之甚也。由前所論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踈略。因是亦以是為當然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官寮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

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儂薄。闕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聞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汚。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遺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傳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其選甚重。今則師傳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傳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媒狎奇衰。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

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傳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宮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今之出。必由於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稍效六典親正之制。置傳友咨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衆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略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從容啓迪。凡古先聖王正心脩身治平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例倒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業。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此今日之志務之一也。臣伏見比

者聖詔令皇太子參決庶務。此見聖慮之深。將使皇太子以時習一
國家政事之得失也。然臣之愚見。則以為使之習事。不若勉其精
況今皇太子育德春宮。幾二十年。其於天下之事。蓋不待習而無不
熟矣。獨恐正心脩德之學未至。而於物欲之私未克有所係。則
習於其事。而或不能自決於取舍之間。故臣竊論輔養之未至者。非
有他也。但欲陛下更留聖意於此而已。伏乞聖照。至於選任大臣之
說。則臣前所謂勞於求賢而賢人不得用者。蓋已發其端矣。夫以陛
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夫其
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
之間。未能撤去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
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
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實之士。及外。而後取凡疲懦軟

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
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
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故以
陛下之英明。剛斷。略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
之比。願常反得如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彼以人臣竊國
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姦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心。乃
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於此輩。而乃與
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綱紀。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
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
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位。
則雖名為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稟。坐
資級如吏卒之為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習

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姦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列布於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為臺諫。為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無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才而屬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所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於此哉。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矣。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為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為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務之二也。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臣前所謂勤於立政。而善政卒不得立者。亦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心。憂勤願

治。不為不至。豈不欲天網維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污。廉耻廢壞。顧猶以為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厲矯革之也。蓋明於內。然後有以齊手外。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今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願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處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究切之。且如頃年方伯連帥。嘗以有賊污不法聞者矣。鞠治未竟而已。有與郡之命。及臺臣有言。則遂與之祠祿。而理為自陳。至於其所蔽匿作過之人。則又不復逮捕付獄。名為降官。而實以解散其事。此雖宰相

曲庇鄉黨。以欺陛下。然臣竊意陛下非全然不悟其欺者。意必以為人情各有所私。我既欲遂我之私。則彼亦欲遂彼之私。若臣之間。情穩熟。則其勢不得不少容之。且以為雖或如此。亦未至甚害於事。而不知其敗壞綱紀。使中外聞之。履非卷議。皆有輕侮朝廷之心。姦賊之吏。則皆鼓舞相賀。不復畏陛下之法令。則亦非細故也。又如連臣爭議配享。其間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則兩無所問。而并去之。監司挾私以誣郡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皆罷免。監司使酒以凌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兩皆與祠。宰相植黨營私。孤負任使。則曲加保全。而使之去。臺諫懷其私恩。陰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問也。其有初自官擢為臺諫。三四年間。趨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選。一日論及一二武臣罪惡。則便斥為郡守。而不與職名。使臣近與東畿遠帥西蜀。一遭飛語。則體究具折。無所不至。及究折來上。而

所聞不實。則言之者。宴然一無所訶。山陵諸使。變責辟闕。煩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畿漕。則名補卿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誣削。而繼以進用。臣伏見近年惟有

主張近習一事。賞信罰必無所假借。自餘百事多務含容。曲直是非。

兩無所問。似聞聖意以謂如此。處置方得均平。此誠堯舜之用心也。

然臣於此竊有疑焉。若推其本。則臣固已妄論於前。只據平之一字而言。則臣於易象稱物平施之言。竊有感也。蓋古之欲為平者。必觀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為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為平。是乃所以為大不平也。故堯舜之治。既舉元氣。必致共亮。此又易象所謂過惡揚善。順天休命者也。蓋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為道。既福善而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

使之有以補助其禍福之所不及。然則為人君者。可不謹其柄而務有以奉承之哉。伏惟陛下深留聖意。使班之中賢否尤雜。至有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聰者。願亦隨羣逐隊。排連僨補。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橫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於陛下。而請其罪。臣聞古先聖王。數求指人。俾輔後嗣。然則今日。正是博求賢能。置之列位之時。而此人。遂操不謹。懼為身害。乃敢陰為譏罵。公肆劫持。遂其姦謀。不為國計。欲望聖慈。密賜宣問。陛下視此網紀。為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垂有以振肅之耶。網紀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

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唱。則唱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又詔其子。兄勉其弟。二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指為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聰。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及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為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伏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為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

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韋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迷遠果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迷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迷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為伏節死義之

樂。其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雖以

臣知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蓋其姦。而其為害至於足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為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為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變革之邪。此今日急務之三也。至於愛養民力。脩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未克。而宰相臺諫失職也。軍政之未脩。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也。是數說者。臣皆已極陳於前矣。今請即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為相也。蓋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願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其為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與以私

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使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為賢。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屬。尚未論也。臣伏見祖宗舊法。九州縣催理官物以及九分以去。謂之破分。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問。由是州縣得其贏餘以相補助。實民登小耗欠。亦得遲延以待。蠲放。息自朝廷。息及閭里。君民兩便。公私俱便。此誠不刊之令典也。昨自曾懷用事。始除此法。盡剝州

縣舊欠。以為隱漏。悉行拘催。於是民間稅物毫分銖兩。盡要登足。少懷以此進身。遂取宰相。而生靈受害。克痛日深。得財失民。猶為不可。况今政煩賦重。民卒流亡。所謂財者。又將無有可得之理。若不早救。必為深害。臣每讀大學卒章。見其所論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者。其言丁寧痛切。未嘗不為寒心。惟陛下少留聖意。亟發德音。以垂天下。其次則陛下所用之宰相。不能擇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臺諫。不能公行糾劾。而惟快己意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業忤臺諫。而遭斥逐也。至於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於一。銓法雖善。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者。然其本正。則此等不難區處。其本未正。則雖或舉此。臣恐未見其善。而反有害也。又嘗即夫軍政之不修。而推之。則臣聞日者諸將之求進也。必先培植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

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所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即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為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崇績。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得人矣。而豈知其詣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只此一事。有耳者無不聞。有口者無不道。然以其門戶幽深。蹤跡詭秘。故無路得以窺其交通之實狀。是以雖或言之。而陛下終不信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宦妻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謀師律之為何事。而惟剋剝之是先。交結之是圖矣。陛下不知其然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悞哉。然將帥之不得人。非獨士卒之受其弊也。推其為害之極。則又有以及乎民者。蓋將帥得人。則尺籍嚴而儲蓄羨。屯田立而漕運省。

今為將帥者如此。則固無望其肯核軍實而豐儲蓄矣。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尤所不顧。故朝廷不免為之別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兵屯之衆。資其撥遣。則又不免使參其務。然聞其占護軍人。不肯募其願耕者以行。而強其不能者以行。至屯田則偃蹇不耕。而反為民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蓋有所不能前者。是以陛下欲為之切。而久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煩費。諸州由米。至或盡數起發。而無以供州兵之食。則加耗斛面之弊。紛紛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類。往往亦為供軍之故而不可除。若屯田立而所費於諸路者減。則此屬庶乎其皆可禁矣。今乃不然。則是置將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也。凡此數者。根株深固。枝條廣闊。若不可以朝變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則亦在夫陛下之反諸身耳。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弊以歸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闕。必能復破分之法。除發最之科。以寬州

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宰相以選牧守矣。擇臺諫以公刺舉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置宦官兵將交通之禁。而以選將屬宰相矣。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為陛下擇將帥以作士氣。討軍實。廣屯田。以省漕運矣。上自朝廷。下達州縣。治民典軍之官。既皆得人。然後明詔宰相議省監司之員。而結其選。重其責。又詔銓曹使以縣之劇易分為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之官吏。能為縣者。不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補最劇之縣。果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絀而退之。九州縣之間。無名非理之供。橫歛巧取之政。其泰甚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寬矣。至於屯田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游民。各自為屯。不相牽制。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為區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別置官吏。使者則聽其辟置官屬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備

使令。又擇使官。通知兵農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為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通其奏請。趣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屯心競。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而諸路無名非理之供。橫歛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已而未可盡去者。今亦可以悉禁。民力庶乎其益裕矣。此今日急務之五六也。屯田一事。如臣之策。亦是將來將帥得人之後。方可施行。若將帥止知今日却恐使壞漕司已成之功。無補將帥兵屯之實。止乞指禱。恐此水災之後。廣招流冗。并行民屯之策。以俟見勅。仍詔漕臣更切詢訪。利病之未盡者。備具以聞。雖後隨事商量。及時措置。庶幾已成之緒。不至動搖。輕有廢壞。伏乞聖明。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億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

矣。故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務之最急。而又不可以少緩者。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使大本誠正。急務誠修。而治効不進。國勢不強。中原不復。仇讐不滅。則臣請伏鈇鉞之誅。以謝陛下。陛下雖欲赦之。臣亦不敢承也。然又竊聞之今日士夫之論。其與臣不同者。非一。及究其實。則皆所謂似是而非者也。蓋其樂因循之無事者。則曰陛下之年寢高。而天下亦幸無事。年寢高。則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宜更為庸人所擾。其所奮厲而有為者。則又曰。祖宗之積憤。不可以不摠。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復。以此為務。則聖心不待勸勉而自強。舍此不圖。則雖欲策厲以有為。而無所向望。以為標準。亦足歸於萎靡而已。凡此二說。亦皆有理。而臣輒皆以為非者。蓋樂因循者。知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人之志氣無時而衰也。知天下有事之不可以苟幸。而不知天下無事之尤不可以少息也。况今日

之天下。又未得為無事乎。且以衛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傲於國。以求規諫。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使人朝夕誦之。不離於其側。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戒謹恐懼之心。豈以是而少衰乎。况陛下視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萬於武公者。臣雖不肖。又安敢先處陛下於武公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乎。且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耽樂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為。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息。况今天下雖若未有目前之急。然民貧財匱。兵燹將驕。外有強暴之夷虜。內有愁怨之軍民。其他難言之患。隱於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接者。近在堂與之間。而遠在數千里之外。何可勝數。堂與之說。已陳於前。此句更乞陛下少留聖慮。追計其前。既未有可見之效。却顧於後。又未有可守之規。臣竊見尋常之人。將欲厲人以一。臣竊見尋常之人。將欲厲人以一。

事猶必先為規模使其盡善然後所屬之人有所持循而不失吾之
所以屬之之意。况有天下者將以天下至大之事屬之於人而不先
為盡善可守之規以授之乎。然臣於此事不敢盡言。若蒙聖明少加
聖慮則當此之時誠亦一新德業。重整綱維。不可失之機會也。臣狂
妄僭率。罪當萬死。伏惟陛下裁赦。亦安得遽謂無事而遂以逸豫處
之乎。其思奮厲者又徒知恢復之不可忘。頽墮之不可久。然不知不
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己之私
意難除也。誠能先其所難則其易者將不言而自辦。不先其難而徒
欲僥倖於其易則雖朝夕談之不絕於口。是亦徒為虛言以快一時
之意而已。又况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
宴安耽毒之害日滋日長。而坐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
來。綱維解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

乎。故臣不敢隨例迎合苟為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則惟欲陛下
先以東南之未治為憂。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政事。庶幾真實切
效。可以馴致。而不至於別生患害。以妨遠圖。蓋所謂善易者不言易。
而真有志於恢復者果不在於撫劍抵掌之間也。論者又或以為陛
下深於老佛之學。而得其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
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悅於世儒之常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寧以
管商一切功利之說為可取。今乃以其所厭。既鄙薄者陳於其前。亦
見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為此亦似是而非之論。非所以進威
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
則此以性命為真實。而彼以性命為空虛也。此以為實。故所謂寂然
不動者。萬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為空。則徒

知寂滅為樂而不知其為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脩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謂澈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故自古為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其終。則該淫邪遁之見。鮮有不作而害於政事者。是以程顥常關之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而實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自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謂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關之而後可與入道。嗚呼。此真可謂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聞於陛下者。使陛下過聽。竟徒誑妄之說。而以為真有合於聖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為三術。而以儒者之學為最下。則臣竊為陛下憂此心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說之布於來今也。

也。如或未以臣言為然。則聖學不為不高。學之不為不久。而所以正心修身以及天下者。其效果安在也。是豈可不思其所以然者。而亟反之哉。臣聞仁宗時。有程顥者。與其弟頤同受學於周敦頤。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同時又有邵雍張載相與博約。遂使聖道闇而復明。其功甚大。俗儒淺學。既不足以窺其蘊奧。姦人鄙夫。又以其言居必誠。教動由禮義。有害於己之所為。以故相與怨疾。指為道學。而加詆訕焉。臣已略論於前矣。夫世俗無知。既以道學為不美。則是必欲舉世之人俱無道。俱不學。悉如己之所為。而後適於其意耳。邪說肆行。人心頗僻。燕所忌憚。乃至於此。此正悶馬父之所深憂也。今教願等所著之書。頗歲冊府。陛下試取而觀之。聖學高明。必將有若相契合。而見諸行事者。若遽於此賜一言以表章之。則正心之效。不惟自得。而所以正人心亦在是矣。伏惟陛下深留聖意。若夫管商功利之

說則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則以既斥儒者之道。為常談死法。而天下之務。日至於前。彼浮屠之學。又不足應之。是以有味乎彼之言。而薰其富國強兵。或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說。至今幾年。而國日益貧。兵日益弱。所謂近效者。亦未之見。而聖賢所傳生財之道。理財之義。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則固所以為富強之大。而反未有講之者也。豈不誤哉。今議者徒見老佛之高管商之便。而聖賢所傳明善誠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初無新奇可喜之說。遂以為常談死法。而不足學。夫豈知其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彷彿其萬分也哉。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以究四說之同異。而明辨之。則知臣之所言。非臣所為之說。乃古先聖賢之說。非聖賢所為之說。乃天經地義自然之理。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顏曾伋軻之賢。而有所不能遺也。則於臣之言。與夫論者之說。其為取

舍從違。不終日而決矣。抑臣於此。又竊有感而自悲焉。蓋臣之得事陛下於今二十有七年矣。而於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自其始見於隆興之初。固嘗輒以近習為言矣。辛丑再見。又嘗論之。今歲三見。而其所言。又不過此。臣遐方下土田野之人。豈有積怨深怒於此。曾而固欲攻之以快己私也哉。其所以至於屢進不合。而不敢悔者。區區之意。獨為國家之計。而不敢自為身謀。其愚亦可見矣。然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返。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臣之鄙滯。固不能別有忠言奇謀。以裨聖聽。而陛下日新之盛德。亦未能有以使臣釋然而忘其夙昔之憂也。則臣於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身伏銜茅。心馳魏闕。竊不勝其愛君憂國之誠。敢冒萬死。剗瀝肺腑。以效野人食芹。安肯之獻。且以自乞其不肖之身焉。伏惟陛下哀憐財赦。而擇其中。則非獨臣

之書。寶宗社生靈之業。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五十三

卷之二